

宣祖昭敬大王實錄

卷之三
十三
六四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194316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7700 6. 8. 25

未乙

五月朔癸酉○上在貞陵洞 行宮○司諫院 啓曰近來奉

使 上國之臣不自謹慎害義辱國者比比豈不寒心京畿監

司柳根癸巳年以謝 恩副使赴 京與上使鄭澈曾用唐人

銀兩甚多上年許頊之行唐人執鞭唱說不償之意其害義辱

國孰加於此乎請 命先罷後推以懲奉使無狀之罪檢勅一

行專在於書狀官而李民覺不能糾察致有如此駭愕之事且

後行如有所聞見復 命日固當陳達而許頊掩置不言書狀

官韓懷亦不錄聞見事件俱失其職事至為非矣請並推考廣

林君李廷立以接伴使迎候江上所當刻日前進而行邁徐緩

緩不及事其奉使稽慢之罪大矣請罷職穩城府使鄭文字曾

為路傍巨邑守宰以治民為餘事日以博奕為務加以刑杖過

重至今怨讟不可復授重鎮以貽後悔請罷職 答曰柳根等

罷推鄭文字罷職依啓李廷立已為推考罷職過重○上教政

院曰慶尚右兵使金應瑞子未知為何如人而必是輕妄無識

之人頃者承望朝中邪說風旨忘國家大讎敢與賊酋私自相

會其不道甚矣今又私自通書賊酋至稱行長為大人極為駭
愕此與降敵無異拿來推鞫議啓言于備邊司○接待都監

啓曰昨夜兩使會于上使房對酌至四更而罷今朝上使招南

好正分付曰欲見東國兵鑑及東國誌宋經略李提督等皆已

取去云云所謂誌似是東國地誌此則 天使時例給之物書

給無妨兵鑑贈給何以為之正使又曰聞之尚書為我皆來伺

候不勝未安或輪回替來或於本衙門有事可勿告於我任意

往來云云敢 啓 上曰兵鑑自為覓去則可矣其中有未安

之語不可給也地誌前日弘文館謄書擬欲給之矣○傳于政

院曰端午日欲呈別膳于 天使而無物可呈若定將率砲殺

手出獵于近郊則可以獲禽是亦習武之一事言于訓練都監

斯速議啓回 啓曰蒐獵亦是講武中一事春間亦欲出試於

海邊近處而遷延未果今承 上教日期甚迫兩勢未止未知

其有所得而東西道諸山多獸畜明日令把摠李天文定將率

領各哨兵軍除 標信出送試為行獵何如 傳曰依啓不必圍

獵如獲獐猪數口山鷄野鴨十餘首足矣其呀捉人須即記錄
罷還後書啓○都元帥權慄馳 啓曰要時羅來言沈遊擊入
于倭營則諸倭深喜平行長曰我今二十九日渡海往稟關白
五月三十日間當還使諸陣先為撤回行長則留待 天使一
時回還日本云矣○甲戌司諫院前 啓廣林君李廷立請
命罷職 啓曰過重不允○禮曹 啓曰今式年圓點及講經
事議于大臣則領中樞府事沈守慶議生負進士圓點者試取
今不可為矣以式年初試元定額數分三呀均額試取似當講
經則式年規制全廢未便三經中一經四書中一書抽柱講經
恐為無妨判中樞府事崔興源左議政金應南議今式年科舉
依前例為圓點不可為也館漢城試分三呀均額試取宜當講
經則除之甚當右議政鄭琢議除圓點講經分為三呀各取四
十五人宜當云 上曰依領府事議為之而經書依自願為之
但三呀足以為之乎三呀如難為之二呀為之亦何妨問于禮
曹為之○接待都監 啓曰今朝臣等始聞設都監軍獵獸之

事而專不知 天使因何得聞此奇也即刻副使往正使房談
論間 天使招南好正曰聞你國發軍略獵將欲何用好正對

曰 國王聞老爺供厨多闕欲得雉獐以供下厨之需耳 天

使曰然則未安仍問曰此去不遠有可以獵獸乎你國有鷹子
幾連獵狗幾口好正曰小的遠在邊地專不知鷹狗之數然
必有些小餘存者正使曰發你國兵協同我兵分為隊伍一番
出獵甚好因戲謂曰朝鮮文臣畏怖馳馬云其日吾等當與金
尚書李尚書等試同馳馬云云不久必有出獵之舉凡干支應
輸運及各樣諸具將不成模樣至為悶慮敢 稟 傳曰此事
為 天使也 天使聞之不妨第昨夕下令而緣何已及於其

耳 天使寂寥在館出獵近郊亦一場好事凡諸事之齟齬

天使豈為見過卿等凡事預為約束待令不輕為之且前日鷹

子下牌時欲擬贈給唐將令兵曹摘奸檢察事傳教矣必多留

養者擇其中善者以予意兩使前各呈數連或於端午日禮單

書呈○以趙仁後為兵曹參議黃佑漢為京畿觀察使○乙亥

司憲府

啓曰臣等伏見慶尚右兵使金應瑞答賊酋書尊賊

媚賊盡輸悖逆之情親密私暱之狀不啻如骨肉者然自不覺

心痛而氣塞也

國家橫遭凶禍

廟社深讎極天難言尚不

能赴鬪以死則舉

國臣民均有罪罰而苟有血氣之蠢動者

孰不向賊腐心欲為之齧其肉哉彼應瑞者有何心腸至對賊

面又通私書

朝廷姑貸其罪屢加嚴譴猶不知畏戰前後悖

亂之說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又從而啓他日難處之患其忘讎

賣國媚賊不道之罪已通於天地不可不明示典刑請命

依律處斷以徇軍中都元帥權慄既膺閫外之

命除兇雪恥

之責皆在其身而凡所施措動拂機宜討賊之舉已成餘事而

應瑞悖逆之說得契其心恬然

啓達曾不為恠此而不治則

大義不明無復人理豈不寒心請

命拿鞫備邊司既知應瑞

之罪狀而非徒不能請置正刑及奉

聖教乃反曲為之辭使

莫大之罪未免饒貸之歸極為非矣請有司堂上並推考親喪

固人之所當自盡而亂離以來倫紀數敗忘親徇欲極為痛心

春川府使成軾前在母喪無墓雖過親在淺土則情事未伸亦一罪人而急於從宦乃敢赴任既赴之後始為營葬耳目呀及莫不駭憤請 命罷職不叙 齊陵叅奉李惟中前為開城府

放糧官偷取所管之穀多買近邑田庄聞者莫不駭愕請 命

罷職 上曰金應瑞事備邊司斟酌議啓亦不無其見都元帥

豈可輕罪備邊司亦不可推之餘依啓○司諫院 啓曰八路

蕩敗人民凋瘁安撫之政一日為急凡奉 命使臣之行迎逢

步從切勿依前踵弊事累次 下諭而未見其奉行其弊如舊

至如差官之輩亦為侵擾此由監兵使不自省約之致也請以

前後公事各別申明之意 下書各道監司及 御史處不共

戴天之讎賊非人臣所敢通好而慶尚右道兵使金應瑞擅與

賊酋私相往來簡札聯翩極其諂屈貽 國家無窮之羞其媚

賊無君之罪大矣請 命拿鞫斷以軍律都元帥權慄知有如

此之事則呀當痛加禁抑使不得擅弄辱 國至於事發之後

即宜軍法從事而非惟不加之罪而又為之轉 啓有若尋常

事然其罪大矣請並命拿鞫 荅曰下書事依啓餘荅府同

○接待都監 啓曰即刻副使到正使房相話招南好正等問

曰地誌終不可得見耶因出弘文館所抄地誌單子至 聖節

拜表儀乃曰此必忘未書填追後書之故置於末端也徐到

上國不會買 大明一統志來耶好正曰 上國有禁不敢買

來耳正使戲曰徐試納盟我有一統志今當給汝可換徐國地

誌否吾等別無他意不過欲得未見書以為消遣耳徐國容諱

若此何無 天朝一視之義意耶若然則 天朝何故許買軍

器如彼之多教誨諸技如此之勤也 天朝不以外國待徐徐

等又外我等自古聞以中國外夷狄未聞以夷狄外中國也說

與接待使我送一部一統志要換徐地誌也且聞東國兵鑑

天朝徃來將官多得新印及舊本而徃其板本今在何處好正

不得已對曰板本嘗在定州而所印文今不在矣 天使曰然

則可於歸程印歸云云若終強索勢難固諱且無大段可諱之

文終必至於不得不呈故敢稟 傳曰知道○備邊司回

啓曰金應瑞無知妄作慶事謀戾固非一辨而今又做錯如此
臣等亦不勝驚愕痛憤之至伏承 聖教固無間然第伏惟念
與賊對壘 國勢危如一髮一舉措之間機關極重拿致陣將
恐非時宜而 天朝以我 國危迫之故委遣謀臣方在賊營
兩 天使亦以此來留京城朝夕待賊情消息以為進退之地
今若以應瑞妄作之罪 嚴譴遽加則恐或有意外之虞臣等
之意以為應瑞之罪今姑饒貸而 下書峻責使知其罪隨便
偵探之外勿為過書徃復以啓難處之釁而其罪則稍待事勢
少定議處似為未晚敢 啓 上從之○司諫院上 劄曰伏
以變亂以來板蕩之勢危急之端日甚一日而治法征謀付之
於無可奈何之地惟望賊退之日如大病之人不思求醫問藥
而惟恃有命在天其亦終於坐而待死而已寧不痛心目今可
虞非止一二而姑舉其切近者言之恢復之實不務而委靡之
政日聞訓練之效未著而備禦之方太疎綱維廢弛而賞罰乖
當倫紀數滅而禽獸迫人 德音屢下而實惠未究剝割多端

而邦本已瘁加之以大臣以姑息苟且為長慮宰執以諧笑悠
泛為能事文官有愛錢之風武士無死綏之志如是而欲望疆
土之復雖恥之雪不幾於緣木而求魚者乎至於羈縻之說一
倡而恬不知愧因仍轉輟終歸於忘 國大讎指之以薄物細
故豈不痛哉今日之事 天朝特因島夷乞憐之情 命許東
封初非我 邦之所宜與聞也持兵海徼者私與賊通而不加
嚴譴衣繡南邊者力陳和說而反擢重寄閩帥亦徂於尋常而
從吏為非略不知禁自 上拿鞫之 教實出於不容已之大
義而備邊司多費辭說曲請饒貸臣等恐自此義理都喪私議
滔天日後之事有大段難處之患雖有智者亦無善後之策矣
頃者 聖批以倫紀滅絕已陷獸域痛加傷歎 殿下是心足
以扶綱常於既墜明是非於萬世矣夫人主一心乃萬化之本
也苟能講學而正心則好惡必明邪正自分呀以維繫民心綱
紀政事造端建極發彌施令者咸得其當而重恢之治復讎之
舉亦在於一措施之間也或者以 殿下日講周易為無益於

討賊之策至比畫餅息馬論道舟中講學彼豈不知而有是言
哉此不過試 殿下之聽而侮弄舉朝之臣也片疏纔進爵

命遽加有若褒義者然臣等未知 殿下好惡之心果何如而

諛賊之說恐因此而珍行也伏願 殿下勿謂 聖學已高而

益加講明勿謂 聖心已正而益加誠敬終始一心不為利害

之說所動則其於是非好惡之際明若揭天之燭無復有毫釐

之差而扶持人紀表著天心之道宜在是矣 荅曰今見劄辭

正氣論足以棟樑乎宇宙深用嘉焉不有此論何以為國但

應瑞之敢於無忌憚者其心必有所恃而承望者今乃只論其

無識一武夫而不及其原頭小儒者鼓唱邪說感世誣民驅一

世於無父無君禍慘於洪水猛獸不此之急急榜示一國辟邪

說正人心而惟有厄金應瑞獨被重論是所謂網漏吞舟不幾

於不能三年喪而總小功之是察者乎胡銓若生於今日豈

容如是而止哉若夫梁弘謝事其言何足數哉而累進禦敵之

制期必自售其制雖不可用而其欲禦敵之意則可尚前者已

命除職而不除職觀其疏辭似出於憤故除職之命只伸前
旨而已寧有褒獎之理乎○夜五更木星與火星同度○丙子
○司憲府司諫院前 啓曰金應瑞依律處斷權慄拿鞫備邊
司有司堂上並推考 荅曰此時元帥邊將不可拿鞫備邊司
亦不可推考○傳于政院曰今見都元帥狀啓則金應瑞之事
尤為駭愕若今仍存則必致做錯尤甚非但此也恐有難處之
事雖不可拿來遞差宜當令備邊司速為處置○接待都監
啓曰臣等令南好正進呈地誌則副使適與同坐覽訖謂曰此
非吾所謂地誌此則只抄名勝及風俗耳此外又有輿地勝覽
卷秩甚多要一覽看臣等預為分付好正對曰果有勝覽而京
城收復後 天兵闖入諸將官等一一收取以去 國王入城
僅得一件而不秩處甚多正使曰雖不秩不過欲為破寂可將
卷卷來看云云此則 天朝將官無不見知諱之無益取弘文
館所儲進呈為當正使又曰佺 國將提督等畫真我試觀之
似不肖真然我等亦欲令畫真留置而去可叫畫師來且欲畫

御容而去好正極陳其不可之意此則不復更言且言聞佗國獵獸多得已獲幾口耶且聞獵時軍人二名致傷云然耶好正對以不知而獵獸之事教師一一來告故無不詳知云都監適有畫貲李信欽故時方催促進來矣傳曰依啓○備邊司啓曰接待都監啓辭內昨夕正使招南好正謂曰賊若渡海行長必差小將來迎我行今佗國既惡小西飛不欲入城行長差人若又來到必致一番騷擾好正陳其不可來此之意則正使曰彼既以誠心來通拒之不可佗等又復如彼當於何處使之迎候云云早晚必有倭使又復來迎若於全州南原等處使之留待天使之行似為便當令備邊司速為議處

答曰依啓回啓曰賊將若來迎天使則處置果難接待都監欲使留接於南原全州實合事宜令南好正將此意善為措辭於天使前如得其諾則都元帥及全羅慶尚監司處預為下諭使賊將停留於兩邑中以待天使之行宜當但兩邑中留待之事若無天使之令則賊將必不從我國之言

天使著於沈遊擊處先為分付賊將未戮之前留待兩邑事預約出送則可無臨時難處之患此意并為周旋於 天使何如上從之○丁丑○司諫院 啓曰金應瑞權慳請 命更鞫

答曰比時不可拿鞫○司憲府前 啓金應瑞依律處斷權慳拿鞫備邊司有司堂上並 命推考當今之務莫急於屯田而其兩貴者不奪民力而兩便於公私也列邑守令等該司事目之外各稱私屯田使境內之民計口耕治害深於民間而利歸於守令雖多少不等而皆為自用之資極為無謂請令各道監司及 御史詳細摘發從實知數以補軍資 答院同備邊堂

上不可推考餘依啓○接待都監 啓曰即刻正使分付曰來

初七日欲觀你 國武藝云故兵曹及訓練都監並為通報矣

傳曰精擇約束不輕為之事言于兵曹訓練都監但倭賊在南大門外若潛來觀光痛憤莫甚令兵曹各別處之○戊寅○司

憲府司諫院前 啓金應瑞斷以軍律權慳拿鞫備邊司有司

堂上並 命推考 答曰徐當發落備邊司不可推考○傳于

政院曰金應瑞等事令備邊司議啓○備邊司回 啓曰金應
瑞處事謬戾前後非一致有將來難處之患權慄不體 朝廷
屢次戒勅之意終始不能禁抑其妄作兩人罪固難逭臺諫所
論大義凜然不可容議但今日機關之重事勢之難已到十分
地頭故前前應瑞違名 下問之際以姑息忍耐徐徐議處
回 啓矣今若兩帥一時拿鞫依律則意外憂虞之端必有不
可言者不敢更有他議 上裁何如 上曰應瑞之事原其所
自豈無其由如應瑞之承望做作又何足責乎娼和之輩自當
結末今姑依啓○全羅道龍潭地四月下霜○平安道觀察使
李元翼馳 啓曰當初賊陷平壤之日內禁衛金德霖之父送
德霖于京勸勉德霖以討賊報 國之意曰勿以老父為念遂
自縊而死德霖痛父非命奮不顧身被圍時先登擊賊賊徒披
靡一面皆空因力盡而死別有旌表之舉以慰死 國之忠魂
以植表世之綱常○五月初六日文學黃慎馳 啓臣到此竊
觀此賊情狀則其接待 天使雖以勤款而各營倭衆少無撤

回之意運報造屋無日或違其事極為叵測當初行長之言約以遊擊來到則當即撤兵云而遊擊到營之後方始往來各鎮相聚謀議留連累日乃為稟報關白之計其欺蔑天朝反覆難信據此可知關白之意若復異同則意外之患不可不慮守禦防備之策尤宜汲汲措置庶無後悔臣伏見我國諸將皆以為和事已成更無竊發之憂往來通使無異一家敵人出入之際略無防禁真昔人所謂自撤藩籬以媚賊者日者遊擊到密陽之時行長使兩倭問安於遊擊既返臣即問於巡察使洪履祥則履祥初不聞知臣愕然曰豈有敵人入境而方伯不知之理履祥即招問府使則荅曰近日倭人出入已成尋常本邑下人恬不為恠故不為來言云既而行長使小將領軍馬百餘直到府內而亦無來言者既而義智行長等各領數百精銳直到二十里之內而又無來言者此皆方伯及主將平日不能預為申飭致令如此以臣愚慮不勝寒心設使他日若有猝發之警則不知何以應之乎且如遊擊向三浪之時賊兵來衛者幾

至千人而我國兵馬則無一人護送者係是我境而有若無
人之地亦極踈漏臣意後次天使之來宜令各鎮諸將別抄
精銳砲射若干結陣於沿路境上一以護天將之行一以防
窺殺之虞以為便當○政院啓曰臣等伏見黃慎書狀賊將
屢變辭說情實叵測不勝痛憤夫賊之於我為不共戴天之讎
孰不欲齶其肉而啖其心今者防禁蕩然無復顧忌邊上與賊
交通往來買賣情意憤熟視若同類至於賊徒來在陣中而方
伯邈不聞知守令恬不為恠此緣邊臣不稟朝廷擅會賊將
自此以後遂成交好愚下之民不知大義認以為朝廷已與
賊忘讎講和公然往來一至於此前頭之事不知終至於何如
也金應瑞事廟謨已定固難容議臣等職忝近密不敢終嚙敢
啓上曰此事政院累陳呀懷良用嘉歎一片東土義氣惟政
院扶持之矣不但此也政院在樞要之地凡有所見呀懷者大
若小無嫌盡言密贊機猷深有呀望○已卯○司憲府前
啓金應瑞斷以軍律權慄拿鞫備邊司有司堂上並命推

考臺諫兼

東宮僚屬特出於亂初之人而為之則固不可仍

而為例也况於侍講直宿之外多有曲折之妨碍者揆之事體頗失恰當請勿兼差 荅曰金應瑞等事備邊亦必非偶然計

之有司堂上事廟堂衆議必如此不可推考餘依啓○司諫院前 啓金應瑞權慄並 命拿鞠 荅曰府同○荅領敦寧李

山海

論時弊十餘條且尤帥不愜衆心以李元翼代之等事

曰陳疏之誠良用嘉焉當

與廟堂議處○庚辰○司諫院司憲府連 啓金應瑞權慄拿

鞫備邊司有司堂上請推考 上曰都元帥有司堂上推考金

應瑞事徐當發落○傳于政院曰金應瑞如彼做錯不可慶闔

帥之任雖不拿來似當遊之令備邊司更為議啓○接待都監

啓曰前日小西飛所送倭人二名今日同擺兒一名入來令南

好正聞見則押倭將官李千揔沈叅政及倭通事朱姓者持一

稟帖來呈于正使前乃行長直稟者也稟帖中說話未及圖見

從當周旋謄書入 啓計料大槩聞之則行長以為我自前累

度見欺於 上國關白亦見欺於 上國故關白方以我欺已

今天使並帶小西飛而來今於關白處以文書相議不如面
講且清正及衆倭子預先撤回海上無一倭然後我獨率四五
百名留海岸方始請 天使今次 天使不比前日徐謝之行
必有接待節次先為講定不得已我當親往今月二十四五日
間當還來云云此皆自中相傳之言未知虛的既有所聞故敢
啓 傳曰知道○江原道下霜禾穀盡枯損○以姜籤為持平
柳熙緒為正言尹安性為稔城府使○辛巳○司憲府司諫院
前 啓權慄不可尋常推考請 命拿鞫 答曰不可拿鞫○
備邊司回 啓曰臣等反覆商量非不知適斥應瑞則可以伸
公論明大義而揆以時勢則區區過慮恐有後日難處之患故
前者再承 聖教皆以不可輕適之意回 啓今不敢更有他
議 傳曰知道此意言于兩司○傳于政院曰金應瑞事備邊司
累度如此雖不可適似不可置而不問令都元帥似當以所
啓之辭數其罪而決罰令備邊司議啓○司憲府司諫院前
啓金應瑞請 命處斷以絢軍中 答曰備邊司已為議定不

凡○壬午○接待都監 啓曰沈惟敬稟帖使差備通事謄書
以入其帖曰惟敬到倭營行長率各倭將齊至行長衣本國朝
服叩頭瞻拜惟敬命官展開 勅書行長跪聽倭僧玄蘇譯誦
畢叩頭謝 息二十八日行長往各營商議三十日行長率本
營從倭二百人駕舩三隻即過海往見關白報知惟敬已到請
令收兵行長證寔請 天使老爺暨駐 王京如清正執拗不
去斷不請 天使進營惟敬以石老爺察諭善處清正之意再
三與言據伊回話抄白呈覽行長又云此時另作計較決要清
正輸服不許妄生事端然後完此大事計行長此去往還須得
彌月事至于此無奈聽之其如多魔障何伏惟銀臺電察○備
邊司回 啓曰應瑞之罪臺諫論之已盡臣等亦極痛憤當依
聖教數罪決罰但其罪不但止於決罰而拘於事勢既已容之
則決杖仍任似非待聞帥之體而其有妨事機則適差與決罰
一也臣等之意姑且忍之仍令金涌俵前 啓下速為下去峻
責似為無妨 上曰予固曰應瑞有所恃夫李廷菴則救之邊

愛龍則脫之成輝則未聞加一言至於應瑞則罪通天地而不敢拿鞫不敢違不敢杖深恐將士之輩有以矚朝廷之意耳其無乃不可然當從之○癸未○司諫院前 啓金應瑞權慄請

拿鞫 荅曰凡軍機重事備邊司主之必參酌而然其議不可

不從都元帥豈可拿鞫並不允

金應瑞權慄事 屢 荅卒不從

○司憲府前

啓金應瑞依律處斷權慄拿來 東宮自寧邊向熙川事出倉

皇行色方遽為馬官者即當躬自隨衛檢勅人馬而副護軍邊

以中時為魚川察訪不念向上之義自圖避亂之計謀欲落

後多般稱頌兵官促之則托於無馬終不肯行及其 震駕既

發之後取其駿騎之匿諸林間者普鞭以去聞見所及久而愈

憤其巧避不忠之罪不可不治請 命罷職不叙義州府中江

諸島自前不為耕墾者其意不無所在前正郎李春英譯官表

憲前直長趙誼道等貪其土地之饒圖其耕獲之利敢通私書

於唐官請得小麻窩既遂其願大獲其利唐人見之乃起爭心

將有奪耕之患春英等卑辭乞哀終欲自占則唐官之意遂移

向於蠻子島已為難處之端人臣之私交啓釁自有其罪請並命拿鞫守土之臣所當具由 啓聞從實處置而乃敢掩置使

朝廷無聞知極為駭愕請本州府尹推考治罪 上答曰院同

新啓依啓○以柳祖詔起自徽賤有忠孝大節自上為刑曹參議李思

命為京畿水使○甲申○上幸南別宮 接見 天使行相揖

禮後各就座 上曰下處涼薄陪臣必多怠慢且寡人未克頻

數求見極為惶恐日氣甚燠未知氣候何如兩使曰氣則平安

每受重禮多有擾害之事不勝未安 上曰小西之軍不使入

城大人之恩罔極且所送冊子再蒙情惠如得重寶不勝感激

請拜謝正使曰冊子乃是家本固為不關如是致謝反增未安

小西飛奉 聖旨偕來固不可外而屢致 國王勤教不得不

從何足謝乎 上曰大人恩德罔極請拜謝使曰不敢當 上

請作揖以謝使曰唯命 上再揖以謝○傳曰兩使孤館寂寥

凡事涼薄日氣未極熱之前更請登臨使武士射候殺手試劍

蕪奏絲竹以資一笑暢叙幽情可矣察行○乙酉○司諫院 啓

曰當今急務惟在於擇相苟非其人其何能共濟艱虞乎右議
政鄭琢自授台位已不愜人望近日慶事亦未滿衆心不可使
久冒非據以致 國事之日非請 命適免 傳曰臺諫啓事
中呀謂近日慶事者指何事耶問啓右副承旨鄭淑夏回 啓
曰問于城上所則近日多事之時一無設施建白或可或否惟
人是從全無它意頃者為委官時不顧獄體惟以容護罪人為
事顯有循私情蔑公論之跡 答曰右相豈不合大臣不可輕
適不久○接待都監 啓近日凡於接遇及一應施為之間正
使似簡忽副使似謹慎副使頻問於譯官等曰我自入京以來
常極敬徐 國王徐等知我意耶如是者再三臣等或慮副使
以正使所為未安有此云云微示其意也昨夕副使獨坐其差
備通事朴義倫獨在前副使從容言曰我自見徐 國王以來
敬服之心比他萬萬觀其接見之際禮貌閑習非人呀及望之
不覺敬服因良以而言曰我昔在顧軍門繼聞往來行言互相
異同軍門亦多雜言徐亦聞之耶其意蓋指前後 天朝咨文

中醜詆我 國之說也義儉曰所謂雜言小的亦豈不聞雖尋

常痛惋無處告訴云云之說豈有是理副使曰變後往來負役

豈盡忠信佞 國待之豈盡得其懽心往來雜言前後非一我

亦以在軍門熟於耳目頗感其說 天朝亦多信之及來此見

之大覺前言之誣也天下安有如此誣妄乎詳觀佞 國王言

勢舉止決非允常令人起敬且於論議可否之際侍立陪臣皆

不敢贊一辭義儉曰老爺親見之然後可知猝遇兇鋒不得已

而西遷 天朝之人不諒事勢誤疑其因民離散而有此舉措

致有此說一自 天朝有此說話小邦大小臣民孰不冤痛副

使曰佞 國王平時有行幸耶義儉曰 廟社親祭成均館

謁 聖藉田 親耕或於閑日 親祭各 陵耳副使曰不為

田獵乎義儉曰 即位以後一無此事副使曰有此 賢王而

受此名天下冤痛事我若回程深欲力辨前言之誣也義儉叩

頭而退 傳曰知道○司憲府 啓曰亂世論相與平時不同

苟非才德出人者不足以制煩而撥亂也右議政鄭琢性本迂

疎才分淺短台鼎之望不愜於人勢難苟據請 命適免 答

曰院同○丙戌○司諫院司憲府前 啓右議政鄭琢請 命

適免 答曰不可輕適○丁亥○上御別殿 引見備邊司堂

上 上曰彼賊人皆謂當去去則去矣結末難矣行長曰 天

使姑留京中我當稟關白而來此言前後異矣應南曰此則行

長與關白萬無不稟定之理而如是云云矣 上曰彼賊未知

何如賊而得一紙遽退乎有東皇帝西皇帝之言雖曰去之必

不去之必受我國講和而去豈只為東封而去之乎前日子亦

言之此甚難處應南曰 天使處必有私書矣頃者自倭營有

文書來而不使我人見知云戶曹判書金晬曰果來而不使見

之矣 上曰頃者所見沈惟敬之書非其書乎晬曰非其書也

上曰左相所言必其書也 上曰 天使未知賊情何如是

來乎應南曰直為入倭營而來細探賊勢云矣 上曰為沈惟

敬而料之則若倭賊不去未知何以處之為此舉措乎且賊若

有要求之事而不去則亦將何以為之乎應南曰惟敬以其子

在日本之故為此緩頰賊之渡海沈亦難必矣 上曰我國不從通信之事則 天朝之人必恐動督率而去奈何應南曰小臣亦以此為悶且賊之變詐不測雖曰去之臣恐行長必隱對馬島而不去矣 上曰隱於對馬島未知何以為心也應南曰彼賊反覆多詐前者陳雲鴻多被喫哄恐是反覆也 上曰吏判之意行長入去之事順乎恒福曰行長及諸將必欲去之秀吉之惡恐未已也累歲組練如是窮贖必無即已之理矣 上曰秀吉若欲不已則只以行長之言成之乎此則必不可成矣 恒福曰此何等事而只聽行長一言而有即撤之理乎然若欲大舉則以在彼之軍無直擣之理矣 上曰安保其無再擣之理乎且沈惟敬未知何以處之恒福曰惟敬豈能料其終始乎 上曰必終始料之而為此事矣應南曰惟敬多心計之人也豈有石尚書獨為之理乎恒福曰 天使每云俺等舉止 國王皆知否 上曰此未安之辭也 上曰倭賊造我國弓子之言卿等聽之乎因人聞之多造弓丁以漆塗之云大槩以漆塗之

則弓後必強硬未能善彎矣恒福曰弓雖得造倭人不能善射
唐人亦不能射矣 上曰慕華館試才時何如耶恒福曰不如
我人之猛射矣先覺曰閑山島之事極是難處若不守海路則
不可說也 上曰在此無可奈何下書于都元帥巡察使急急
措置可也李廷馨曰自 上下問賊情賊情固不可知大抵去
與不去間在我防守預為措置可也而無糧則萬事不可為此
賊防守固非結局於一二年之間今年若如此絕糧則明年漸
不如今年明年儲糧之策必於今年預講可也 上曰明年未
知何樣措置而可乎廷馨曰自古為屯田以足軍糧今者雖使
各道暫為屯田以之蘇殘居民則似矣不可為之兵食必大興
屯田然後可矣 上曰大興屯田何以為之廷馨曰開曠之野
沃饒之田甚夥擇可合屯田慶蠲除本邑之徭役而責成屯田
則可也睟曰諸將所在慶屯田亦著實行之則似好矣 上曰
諸將所率不過百人何以為屯田乎必多費人力然後可以為
之與古之屯田異矣謂廷馨曰啓辭之意欲擇其秩高之人焉

任屯田之事而云云乎廷馨曰必別差屯田使以廣生穀之方然後可也 上曰宜矣然措置節目思之然後可也先覺曰大開屯田則必費千人而為之千人所食之費不貲矣 上曰以何物食千人而作農乎恐難行也因顧左右曰大舉屯田之事若為之則宜於何處醉曰黃海道蘆田及江華牧場可也又尚州金海等地亦有大興屯田處矣廷馨曰糧則難矣若本邑之民除其一切雜役而為之則似可矣 上曰聞 天朝兵部以欲賑我國之事移咨孫軍門云尚無給糧之奇乎百官呈文天使使之題本轉賑山東糧餉事未可為之乎應南曰至當上曰聽從雖不可必 天使以為矜惻而 奏本則庶可成矣極陳我國急急之狀措辭呈文可也應南曰使 天使惻然而為之題本可也若直請為題本則不可也申時罷對○傳曰近日內侍之輩緩慢成習不謹職事今日引對時因下雨左相慶兩傘給歸事傳教而不為給送又於御前不為交代出去極為過甚承傳色崔彥俊推考○司憲府司諫院前 啓右相鄭琢

請命遞免 答曰豈宜不合未可輕議不允○戊子司諫院
司憲府連 啓右相鄭琢請遞免 答曰大臣豈可輕遞况未

為不合不允○以李廷立為大司成○己丑司憲府 啓曰右

議政鄭琢請 賜遞免忠義衛張復性之父見殺于三登居奴

婢之手情狀昭著無疑而成川府使柳自新故緩綱常之獄多

般巧避無所不至至於其子復性呈 上言呈法司而亦無意

推斷淹延日月至過八九朔使弒主之人皆斃於獄中不得明

示典刑無謂甚矣請 命罷職監司主一道辨決之推而任其

推官之遲延亦不檢勅推覈請 命推考 答曰庶官尚不可

輕易遞易况大臣不允柳自新推考監司推考○庚寅司憲府

連 啓成川府使柳自新請 命罷職 答曰故緩大罪似不

近情而守令之遞代有弊推考可矣○慶尚道左兵使高彥伯

馳 啓曰近日倭賊或三四人作黨托稱埋炭箭灘近慶利其

殉葬之物墳墓盡為發掘丁丁之聲處處相聞而因此羈縻之

事若此零賊亦未得措捕不勝痛惋 啓下備邊司○辛卯司

憲府連

啓成川府使柳自新罷職

答曰倭啓○傳于政院

曰上言呈訴者皆曰吾有軍功而未得論賞吾有納粟而未得蒙賞其言雖不必皆實而亦不無當蒙賞而未得蒙賞者言于軍功廳戶曹使之更加詳覈俾無未盡之意○備邊司 啓曰司郎廳趙亨道往來嶺南書 啓內閑山島舟師格軍一名一日啜食米五合水七合而一登船上遶歸無路病則推水飢則顛壑一區閑山有同鬼域云物之至賤無如水也而至於計合而分之此則前日之所未聞者也飢渴並至駢首死亡無足恠者令人短氣慄不忍言詳聞亨道所言則島內水泉不多且與陣所隔遠汲取不便故日用之間常患不繼不得自沃洗面澣衣亦不能任意垢穢磯風薰蒸啣嚙轉成疾疫因而致死者皆由於主將者不恤士卒不知與同甘苦之所致其與古將之說靡分膠者異矣如此而能致三軍敵愾效死之心不亦難乎前者 朝廷亦為此慮已為 啓下行移而尚不舉行使海上苦戍之士不得蒙 德意之一二至為未便今後則另加撫恤軫

其飢渴設為方便使舟師諸陣之兵得以保全餘命之意 下諭于都元帥統制使何如 上從之○禮曹 啓曰兼司僕玄

應曼進告據審視所謂 恭懷嬪掩瘞之處則在於昌慶宮明

政殿後南邊掘坎低陷之處蓬蒿蕪沒難辨形迹不可置之尋

常請令兵曹多定軍人各別守直何如 傳曰依啓言初大

時 恭懷新喪在覆倉皇急遽使留都大將李陽元 審整而權

整與否未能的知至是應曼自稱權整時軍人而進告故有是

審視而坎中 玉體存否未能的 ○壬辰司憲府 啓曰咸鏡

知終至不得尋 覓可為於邑也 監司李希得年既衰耗累經喪患神思昏瞶不能應務且所率

子弟無賴作弊一路列邑皆受其害請 命遣差恭安郡守李

文荃為人泛濫虐民自肥豐飾厨傳取悅過客棄民播事田野

盡荒使稍完之地已為廢邑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請 命

罷職 答曰依啓○禮曹 啓曰因儒生李公濟陳疏高敬命

父子立廟一事固是美意而事體重大不可輕易施行議大臣

定奪 啓下矣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柳成龍左議政全應南以

為待事定後採衆議慶之為當領中樞沈守慶以為既已 贈

爵褒獎則立廟之事恐不可輕易為之判中樞府事崔興源以
為立廟重事豈可因一儒生之疏輕易為之姑待事定博採衆
議以定可否為當 傳曰依啓○忠清道堤川縣參總有一莖

二穗者有一莖三穗者觀察使尹承勳馳 啓以聞○禮曹

啓曰玄應旻等進告據 恭懷嬪所瘞之處開驗與否議于太

臣則領議政柳成龍領中樞府事沈守慶判中樞府事崔興源

左議政金應南以為不可不開驗而開驗之時使舊侍宮人同

然宜當云領敦寧府事李山海右議政鄭琢病不收議敢 啓

且權厝之慶嘗擇日政府本曹堂上觀象監繕工監提調一同

驗視矣若應旻等所言果若不虛則欲襲諸事不可頃刻少緩

應用諸具令各該司預為略備以待開視之日內侍及其時

嬪宮親近侍女與其族親所當同參而前直長尹百順今在驪

州地司雍院奉事尹百祥今在沙器所云令上東同參敢 稟

上從之○癸巳司諫院 啓曰頃日 天使遊觀普濟院時

人馬踏損民田唐官則猶加禁戢而觀武才被抄人及隨行禁

軍等縱意蹂躪使艱難耕耘之穀幾盡損傷田主號哭于道路而領將略不呵禁極為無謂請率領將推考治罪成川府使尹慶福性本巧詐濫陞正職徒有幹能之名而實無成效物論之未便久矣今授本職非但猥濫自前謀占官爵惟意所欲如此之人不可不懲請 命罷職 上荅曰推考事依啓尹慶福盡

心職事如是論之其誰肯力於官事宜遣之未可罷○諫院又

啓曰 經筵乃莫重之舉為政院者一日不可不取 稟而

頃日因有 引見 傳教敢請多為取 稟以開無前例之規

極為駭愕請色承旨適差同叅承旨並命推考 荅曰推考○

平安道熙川江界寧邊水柔等地兩霄交下大如鳥卵小如榛

子○以洪汝諄為咸鏡道觀察使○甲午○乙未司憲府 啓

曰亂離四載衣冠塗炭晨夕遑遑皆不知區身之有地一毫謀

利之心自不敢萌動於腸肚而近來廉恥淪喪恣意營私無所

不至其饜馘之狀極為痛心商山君朴忠侃刑曹判書申黜身居

宰列心盡利欲所占第舍指已多屈或與人爭訟而不知

愧汚辱士風莫此為甚請並命罷職用人者必取其已試之效然後不至於失人而近來該曹多以破格為諉至如軍功加設之人曾不任一事以觀其才局之如何而或多分外超授俸門大開實效蔑如極為未便泰安郡守李英男詆毀主將自衛其功則為人可知而無一履歷遽授郡寄官爵太濫政體顛倒請命遠改 荅曰遠改依啓當身之家故如是為之若他人之家則豈為如是不可罷職○丙申 傳于政院曰恭懷嬪殮葬處人有告之而初喪時崔尚官知其終始故以崔尚官上送事 大朝承傳色下來來二十五日曉當發送一路支待人馬護送事各別舉行○丁酉右議政鄭琢辭職劄子曰伏以臣資稟凡庸身且老病自分無復陳列於就列之地况且台鼎之任揆察庶僚百責所萃實非凡庸老病可冒據自從誤罪本職昏聩尤甚臨事茫然隨手做錯果致公議之發如臣無狀固當罪噴之不暇而 聖慈如天反加優容待以大臣之禮乃至再降敦諭臣不勝感激之至敢不思所以策勵駑鈍仰報萬一而

第念賤疾支離差歌無期百揆之職初非養病之地勢不可一日冒據如使不恤公議力疾就職則顯是無忌無恥之人方

殿下撥亂之日如此土梗將焉用之哉 國家事體微臣情願

俱有所妨伏望 聖明亟 命遄改 上荅曰如是累辭茲勉

從之○以 備忘記 傳于左承旨李德悅曰幸藩城府院君

夫人散料限三年題給○上御別殿講周易○司憲府 啓商

山君朴忠佩刑曹判書申黜請 命罷職 荅曰不可為○平

安道觀察使李元翼上疏曰伏以臣本以庸下之資遭遇 盛

際顧無涓埃之報效而 恩眷重於丘山筮仕以來前後陶甄

獎拔無非出自 聖衷臣非木石寧不知感隕首結草無以為

報乃於前者特 降教書進臣之階 聖旨懇惻褒嘉大隆一

字一句皆非愚臣所能當其萬分之一 寵及匪人災咎必至

感激之餘憂懼轉極見人忸怩出言羞澁實無心於具一疏劄

瀆謝於 天聽悶默度日以至于今竊更惟念臣身既不得趨

謝於闕下又不曾進一謝章少伸罔極之情此雖臣素不閑禮

節之致而不敬無禮之罪實所難逭臣無任屏營戰慄之至謹
昧死以聞 傳于同副承旨朴承宗曰省卿上疏具悉卿意宜
安心供職更加勉勵事回諭○備邊司 啓曰胡汝和等請為
移咨於孫軍門此人等來我國累年受苦都監軍如彼粗成是
誰之功勤勞之意以當移咨後來教師雖聞之亦豈不勤勤教
訓乎令備邊司更為議啓事 傳教矣教師等時在我 國者
多至十餘雖有勤勞若因其所言輒即移咨則續續有請不可
盡從難於開例故胡把摠等揭帖回 啓時以姑待日後圖報之
意 啓達矣今承 上教更加商量則胡把摠等協同教練已
過半年受苦甚多與進到之人有間依 上教叙其勞績移
咨軍門無防矣 上從之○訓練都監 啓曰海土煮消事都
監每欲與唐人試之而未見成效有舒川軍保林夢凡焰燭煮
取之事多飛出計試驗得效而來告于都監願往其處煮造即
令監官趙孝南帶往南陽地海邊煮取則五日之內得海土所
煮焰燭一斤鹹土二分海土一分合煮焰燭三斤以來合劑試

放精猛可用故兩色藥各封 進所取海土必於鹽場人馬踏
行處取之如就海邊多木之地多數煮取則可以省力而得大
利姑令林曼擇率焰焯各所傳習匠人之稍知其方者更往南
陽等地盡傳其煮取之法然後論賞勸獎下送于忠清 御史
李時發處使於藍浦等處煮鹽有木之地大舉煮取何如 上
曰予在西方時熟聞以海土煉成焰焯心喜以為若得此法利
無窮也遂下承傳有能傳此法者陞授重職以賞之厥後無一
人傳習又累問於唐人而未得其術心常歎之不圖今日能
成如此可賀也第未知其用力之難易得焯之多寡宜遣有識
郎廳率林曼及他焰焯匠數人更往南陽地眼前煮取審驗虛
實後大為論賞○以趙仁得為承政院都承旨金權為議政府
舍人○戊戌司憲府連 啓商山君朴忠侃刑曹判書申點罷
職事 荅曰推考○傳于左承旨李德悅曰惠嬪鄭氏廣州淑
嬪尹氏南陽淑儀李氏慎氏延安食物題給事監司處有旨○
長生殿 啓曰 恭懷嬪權厝處開視不虛則歛殯諸事不

可少緩故內棺方為造作而木品不好用之未安遍求於都中
有慶及歸厚署棺槨市皆為未得欲求於外方則日期迫頭勢
難及輸至為悶慮工匠輩皆以為神武門外有可用之木云
即遣郎廳審視果有二株而所伐甚為未安但百爾思之捨此
不用則他無可得之路事勢極為悶迫不得已敢稟工匠輩
以為實為黃腸好品則生濕之氣不多若經五六日可以用之
云故欲為所用而其言若或不實多有生氣則今此所造品雖
不好可以仍用而前頭外棺與補板所用之板極長極廣尤為
難得云故雖有生氣欲用於此 啓請所伐敢 啓 傳曰依
啓○清安縣監全有亨上疏 傳曰才亦奇矣但今已晚矣機
不可為商議以啓且有亨困於百里無兵無糧雖有志有才何
以有為依前傳教使之得展其才言其備邊司其疏曰伏以勝
敵之道有二奇也正也奇之中有正正之中有奇奇正相形勝
道立矣用奇之術有萬而反間居一焉夫反間者豈謂巧為辭
說於彼此之間而使之疑其心而已哉是以反間有大有小反

間之大者十出而十勝反間之小者十出而九勝田單與樂毅戰也縱反間曰毅與新王有隙不敢歸以伐齊為名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卒然燕王疑毅以取勝此十出九勝之術反間之小也白起與李牧敵也縱反間曰牧擁大兵將反乃宵坎血其書偽與牧盟卒使趙王疑牧以取勝此十出十勝之術反間之大也是以勝有所不喜敗有所不懼憤有所不設恥有所不羞肆天下之所為而行吾之術決勝負於方寸之間者其始固亦拂於衆人呀見之而其終也能建不拔之功復宗社之羞臣竊自揣摩倭將清正之心矣其不為心服於秀吉明矣於此不能行一反間臣竊悲之今皇朝准封秀吉真令退去設使退去臣恐朝退而夕至也彼秀吉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臣不忍見封秀吉三字也與其封秀吉莫若封清正所讎在於秀吉而不在於清正清正之衆固兩倍於行長若封清正清正必誦令行長等之軍矣行長等之軍歸於清正則行長必席其軍而渡海矣行長渡海則秀吉必夷滅清正之父毋妻子矣清正之父

毋妻子既已夷滅則清正必捲兵而渡海與秀吉敵尚安有謀
我之暇乎設使行長之軍不歸於清正而清正之兵不能渡海
其勢必至孤立而彼絕饋餉之路我有堅守之勢則不待數月
必至潰散此謂以敵國攻敵國之術也付二賊讎於蚌鷸而我
取漁人之功以雪 祖宗之恥以成中興之業不亦為天間之
大者乎今民心日離軍餉日竭今日不如昨日明年不如今年
豈可淹延苟且自取消盡伏願 斷自 宸衷不謀羣臣亟遣
可信之臣致懇於 天朝不封秀吉而封清正於日本則不待
殺一民血一鋒而 祖宗之讎可復 殿下之恥可雪惟望不
以臣為誕妄而 速決焉 國家興亡在此一舉矣在甲午之
正月臣祇承 聖教曰汝勿以外官為嫌有可言之事必達于
上臣奉審 天語不勝感激思欲一言以報萬一而才智寒拙
至于今未得可陳之策姑將一語粗荅 聖意伏乞 聖明留
神聽納焉備邊司回 啓曰全有亨疏陳行間之計其意見似
非尋常但賊情如何未能詳知固不可輕試况 中朝已有處

分 天使方出來以時以勢皆不可為且前後 上教欲使得
展其才實出於獎成人才之義意似當適其本職專委助防之
任而有亨雖曰守令既兼助防將已為分授各官若盡力善措
則兵糧不可謂專無出處足以展布其才時無表表顯功而當
此農時無端遷動亦為重難姑待後日更議處之何如 荅曰
知道○已亥 上御別殿講周易○司憲府連 啓商山君朴
忠侃刑曹判書申黜罷職事 荅曰罷職不可為○備邊司
啓曰以五月十六日 引見時李廷馨所 啓大開屯田事
命自司回 啓矣自古亂離之後人民流散糧穀殫竭其所以
救者別無他策只有屯田一事而已惟其如是故如漢末許下
屯田則使棗祗任其事數年之後儲置千萬餘石卒以此並
天下其後如鄧艾之淮南屯田羊祜之襄陽屯田皆表表可稱
者也今者內外蕩然無數日之蓄人民失其故居流離他境無
所聊賴而顛其溝壑日就糜滅者不知其數若能於此時得人
為屯田之任使之盡力措置相其原濕之宜及要害可以團聚

耕守之虞預於今年措辦兩麥種及秋穀各種又以方便多得
農牛隨其人民聚集去處量其多少布置分給使無失時之絕
之弊自京畿以及兩湖嶺南一樣經理則既可以安集散渙之
民又可以漸為據險屯守之計所出之穀逐年添加公私之用
亦必不至於今日之慄慄矣議者或以為自數年以來各處所
謂屯田者往往有名無實且屯田之官多不得人實效未著而
弊端因之不可輕舉此固然矣姑以京畿一道言之因其有屯
田之事而道路稍通人民稍集生穀雖不甚多亦不至全無所
得今年勝於前年若明年則又必勝於今年矣當依 上教別
出屯田使使之專掌其事但既有安集廳又設屯田使則非但
事涉煩擾器具措置力亦不足勢不可並設以大起屯田之事
屬於安集廳令大臣摠治戶曹判書仍為副使勾管凡應行節
目預為講究趁今秋急急措置以為明年大舉之計似為便當
敢 啓 傳曰依啓必也得人若徒委該司悠泛度日則殊非
今日之意○庚子 傳于政院曰三眼銃禦敵之良器亦不可

不習入直砲手自來月習放三眼銃循環數度而止論賞與烏
銃同此意回啓言于訓練都監入直殺手欲於後苑別試才論
賞未知其人監試等第且殺手元數幾許且殺手譜諺解使人
人易知事傳教日月已久而至今不為殊為未便此意言于訓
鍊都監回啓○司憲府連 啓商山君朴忠侃刑曹判書申黈
請並 命罷職事 答曰罷職過重不久○左議政金應南

啓曰臣與百官進南別宮令南好正先入告以臣等來意 正
使曰我事尚未完題本則似難若移咨石爺則猶可為也 副
使下處同坐商議然後呼南好正朴義儉受呈文以進 兩使
覽訖令于摠羅秉臣同好正等回答于臣等曰呈文細看了但
此事似早待行長信到知倭賊盡退我等前進時當可處置云
臣等告以謝意仍告辭則 兩使答曰天且暑熱舉朝皆來行
禮亦不方便故不得相見呈文則徐當議處云敢 啓 答曰
知道○辛丑 上御別殿講周易○司憲府連 啓商山君朴
忠侃刑曹判書申黈罷職事 答曰罷職不可○以黃暹為兵

曹參議吳億齡為兵曹參知曹好益為安州牧使

<p>臣等謹將所請開列於左</p>	<p>一、</p>	<p>二、</p>	<p>三、</p>	<p>四、</p>	<p>五、</p>	<p>六、</p>	<p>七、</p>	<p>八、</p>	<p>九、</p>	<p>十、</p>	<p>十一、</p>	<p>十二、</p>	<p>十三、</p>	<p>十四、</p>	<p>十五、</p>	<p>十六、</p>
-------------------	-----------	-----------	-----------	-----------	-----------	-----------	-----------	-----------	-----------	-----------	------------	------------	------------	------------	------------	------------

未乙

六月朔壬寅○領議政柳成龍身病出仕後辭免 啓辭 上

曰勿辭仍 引見○卯時 上御別殿 引見 上曰領相之

證今則何如成龍曰鍼藥不見其效矣蒙 恩解職歸見老母

心志悶鬱庶可少伸而退伏私室歲月調治病亦或愈 上曰

右相亦闕何以為之成龍曰鄭琢不意被論適免只有金應南

獨為 國事當此危亂之時大臣豈可以闕乎 上曰誰可代

者成龍曰已有前卜內外人心咸以李元翼為當而前者以平

安道為根本之地故小臣亦 啓姑留今則似當以元翼為之

上曰平安監司亦誰代者成龍曰李德馨可以代之 上曰兵

判適後復有何人代其任者成龍曰知臣莫如 君如李德馨

盡誠 國事其餘則未知其可者也德馨之為 國事不撓於

毀謗而直截勇為矣 上曰京師亦根本之地司馬之長不可

輕易適之而况訓練都監之事兵判獨為之代兵判者予未之

知也成龍曰然委任之則或有可堪者矣 上曰賊情何如成

龍曰兇賊變詐不測我無呀恃而行長豈帖然渡海乎 上曰

皇命之來使之留滯於此而入其國稟關白云極為痛憤成龍曰行長之稟於關白云者畢竟必有難處之事今雖賊退必有明奉之復來如扞貢獻而入寇安保其無是理也 上曰必有其事矣成龍曰若不預為之備則必為賊呀瞞矣 上曰自古

必得良將以制敵國而今不可得奈何成龍曰用人之道未盡而然也隋唐之際天下之兵以平安一道而當之尚有安市城主之奇才乙支文德之為人 中原之史亦稱義之我 國豈無

其人乎特用之未盡其道也 上曰進用人才大臣之責也若

有之予欲得而用之 上曰我國信使之待倭賊形諸言語

必預為商議以待之可也成龍曰自我 國豈有送信使之理

乎但沈惟敬之心臣竊料之或有恟卒如黃慎之輩以去之意

也今年農事方茂宜自今為年年戰守之計可也南方雖蕩敗

而若多方措置盡力為之則庶有成效矣成龍曰昔太公通商

賈之業便魚鹽之利故齊國富強焉我 國鹽利最多欲興鹽

利則當先緩鹽戶之役而以船載運貿遷如常平倉之規而前

者從事官之輩不能善治今之所患惟糧餉一事而罄竭已極宜急急措置可也 上曰我國不可為事也如鹽鐵等事民亦有子樂云矣成龍曰此皆奉行者不善理故也屯田之事古人亦云議定而不撓然後可行當以六七年為限而如有所任之不善者其人可易而其事則不可廢年年儲峙國事好矣今者戶曹已受 命為之 上曰戶曹必不為矣若必得賢者專掌責之則庶有可望矣前日啟辭欲大興屯田云者乃選人專掌之謂也 上曰小西飛留在城下極為痛憤不可圖送于何處乎成龍曰痛憤則極矣 天使所率在我之勢不可擅送矣

上曰小西飛素是奸譎之人來在城下必熟知我之虛實非但痛憤而已又留此處軍機之事安有不知之理乎成龍曰倭人巧詐特甚惟正之徃來 賜物亦皆知之我之所為安有不知

之事也○司憲府連請商山君朴忠侃刑曹判書申黜罷職事

上不從○領議政柳成龍左議政金應南以下相封書入 啓

答曰平安監司遠則誰可為者回 啓兵曹判書李德馨江原

監司尹承吉兵曹參判韓孝純當為擬望而兵判若難適則其
下二人中可以為之○卜相沈守慶崔興源李元翼○以申欽
為掌樂院僉正尹單茂為承政院同副承旨奇自獻為司諫院
司諫李元翼為議政府右議政尹承吉為平安道觀察使○癸
卯○政院 啓請曰右議政李元翼除交代乘駟上來 上曰

似當如是為之但此時異於常時大臣有以體察使下去外方
之時脫有意外之事曠其地方除交代上來於予意未穩交代
後上來何如令備邊司議處○備邊司 啓曰伏承 上教極
為允當臣等亦有此慮使之交代後上來為便且李元翼又在
關西凡鍊兵屯田措置節目已成頭緒而一道人心亦皆便之
繼此任者又須遵守已行之規勿輕變易然後可以永久而無
廢此古人必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者也近日平安道所為
鍊兵分部定將演習等規及元翼在道之時詳記為一冊莊諸
本道俾令遵行勿使湮廢又以一件上送備邊司則本司更加
衆詳或知委於各道方面分聞之臣以廣鍊兵之規亦為便益

昔宋時富弼在青州善於救荒 朝廷令上其法頒示諸路

今亦倣此行之 上從之○司憲府連 啓商山君朴忠佩刑曹

判書申黜罷職事凡官相避之法載在國典而至如承政院則

又加一等其意自有呀在不可使撓改也明矣同副承旨尹璽

茂與右承旨柳永詢為同生妻甥妹夫在法應避不可苟處一

司以開無前之例請 命遼差 上曰已諭不允遼差依啓○

禮曹郎廳以左議政金應南意 啓曰眼同審視掘坎形止後

令軍人破土則深可布帛尺一尺許只有草菴鋪腐之痕他無

可驗之迹但所謂權屠處傍可三尺許有朽骨二介一長一短

使之尺量則長骨長四寸八分圓一寸二分短骨長三寸圓一

寸一分臣等與相地官醫貧醫女經驗人等參看則骨節小細

似非人骨且骨節朽破之形亦非數三年之物以臣等所見參

以各人之言則似無可疑之端事係重大今當詳盡處置俾無

未盡之意可也近聞有僧人收拾城中白骨埋置者可知人骨

與否且醫官亦知人之骨節云即日內招來并令看驗○左議

政金應南完城君李憲國禮曹判書金瓚吏曹判書李恒福行
都承旨趙仁得禮曹叅判柳希霖禮曹叅議李遠 啓曰今朝
臣等進所謂 恭懷嬪權厝處已為開審 啓達矣其朽骨二
介令醫官及埋骨僧人看審則明非人骨云敢 啓 上曰今
如此尤為痛慘矣○上教政院曰海州山城修築其詳具在事
目卿宜檢勅本道必須及此時凡事預為措備或貿穀積糧待
秋成大舉修築但築必堅固另加用意毋得如前官之徒為塞
責轉頭盡頽事 下書于判中樞○以朴弘者為承政院同副
承旨申湜為司憲府執義李慶全為禮曹佐郎李廷馨為掌隸
院判決事鄭經世為成均館直講李時言為軍器寺提調宋言
慎為江原道觀察使○甲辰○政院 啓曰伏見咸鏡道觀察
使非如兵使之比軍官不必多率本道蕩敗之餘列邑支供之
弊亦不可不慮似當汰去且法典內各道觀察使則本無軍官
而事變後巡察使稱彌故任意帶率厥數靡定不無貽弊之虞
請令該曹叅酌定額 啓下施行此意並為 下諭于各道巡

察使處 上從之仍 教政院曰巡察使非如常時監司乃是

一道大將當此干戈之日軍中不無指揮使喚之事雖有小弊未可如是太略兩南數十人或十餘人忠清及兩界十許人京畿黃海江原五六人則可矣大槩貽獎與否在於監司彌令如何耳令監司各別嚴明約束痛禁則可矣○乙巳○司諫院

啓曰承宣之職為任最重不可不慎擇頃日承旨加望時守令中多有冗雜注擬物情深以為未便請吏曹堂上色郎廳並命推考舍人金權曾以咸鏡道巡按 御史不為交代徑自上

來使一方久曠糾劾之任其不有立法本意徒懷自便之失著矣請 命推考治罪 上從之○軍器寺 啓曰各樣火砲鑄

成事已為 啓下矣鍾樓破鍾半入土中近日多用人力掘取則五分之一消融不知去處其餘大約未滿二萬斤方欲火煨分碎輸入用之而人議多有以破毀重器改鑄他物為未安者此亦不無其意聞檜菴寺舊基有大鍾亦被火燒全體尚在其重倍於此鍾以此取用別無所妨且訓練都監亦鑄烏銃而鑄

鐵不足以其軍人同力輸取除火砲應入外量數分用都監則
允為便當大抵京畿銅鐵幾盡於兵火散失之後後日雖欲為
連次多鑄以為軍國之用銅鐵得處無路誠非細慮京畿道內
各寺剝焚燒屢棄置之鍾往往有之若不自官取管將日就闕
失請行移于京畿監司急速摘奸知數 啓聞以擬他日之用
而鍾樓已掘取鑰鍾令戶曹處置○備邊司 啓曰前日抄擇
有將來堂下武臣學習紀效新書于訓練都監被抄者二十餘
人其後因外任出去者甚多而年少武士中有志自願來學者
連續有之夫兵法亦豈有生知而不學者乎故自古以名將見
稱者無不先學兵法苟使此路甚廣而人人興起於學習則雖
教百得一二猶可應用請更為加抄 啓下每月一次俟平時
賓廳講書之例聚會考講且令兵曹一依唐陣之法第其高下
以行賞罰 上從之○以權春蘭為司諫院司諫鄭經世為弘
文館修撰奇自獻為承政院同副承旨○丙午○上御別殿
講周易 上曰我國將帥才知蔑如頃見狀啓以鷹子買穀於

賊陣中而饗士云處置如此何事可為持進官盧稷進 啓曰

我 國之人出入賊陣小無猜訝拍眉相覩無異平人至於賣買之時屈指示之則依數給之云矣 上曰元帥不禁乎金玠曰若使禁之則何以至此乎 上曰我國是非不可知權慄為

人予不曾一見大槩觀其處事必非庸人但近來似不為事矣 然贊官朴弘老進 啓曰權慄為人臣嘗知之但無學識而智

則有之 上曰衆謗俱起元帥不可支也弘老曰 朝廷速為

處置可也金玠曰官穀蕩竭非但公用太廣守令私費極為濫觴必須明賞罰而勸懲之可也近來禁府姦賊或有情輕罪重

者或有罪輕情重者必須酌其情罪輕重釋其可釋者罪其可罪者然後人心可服今則不然只聽罪人供辭或有罪重惡極

之輩一朝蒙釋誠可寒心別宜嚴勅覈實治之庶有畏戢之理矣 上曰監司御史以賊狀啓者亦多有之而被王法者予未

聞也成龍曰賞善罰惡得中為貴苟使得中人心自服今時兩司皆在左右風聞亦不可盡信 天威咫尺臣豈敢容飾近來

雖良吏或被糾劾者貪吏或有苟存者此治世之大患勸懲不明故也 上曰諫官以風聞論劾予何敢不從近來啓辭每以馱載絡繹或闔境騷擾此數條而已今後臺諫所論直指其罪可也弘老 啓曰平時兩界監司猶為挈眷自經亂後他道監兵使亦皆挈去而一邑不能久住隨所往轉寓郡縣仰食於官廩監司既如此勢難檢下請自 朝廷他道亦依兩界例限事定間蕪府尹稱彌以除此弊金功曰魯山奉祀國家曾以靈陽尉為之而四代孫鄭欽自經亂後窮不能供祭平時子孫亦可錄用而至於今日祭祀亦廢極可矜憐聞鄭欽可堪百執事云相當職除授使之受料以奉祭祀宜當 上問柳成龍曰除職可乎成龍曰平時魯山神主在東大門外今未知在於何處奉祀之人除職受料此亦 國家繼絕之厚意也 上曰然則除職可也弘老曰自平安道時禁庶人笠子使著小帽子臣忝在諫官申明此法一切禁斷而終不能行凡法令若立即當期於必行而必順人心然後此乃可以之道也我 國習俗著笠已

以法禁雖嚴亦不能行矣自經亂之後人民貧餒小帽子亦難
卒辦皆脫冠露頭而行所見不好矣 上曰渠若欲著一帽子
何難辦之有此非但遵華制也蔽陽子乃白笠也白笠豈可戴
頭乎戰士則尤不可著也平安道則一遵華制儒士戴冠庶人
著帽不待禁令而自行如此其監司可謂奇矣弘老曰此非難
事而猶不能從臣見閭閻間有著笠子者而臺諫過之脫其笠
子委諸草間過後即著極可痛甚 上曰九事不可遽禁漸次
為之當成習俗弘老曰遇雨亦不可著也 上曰中原人何以
為之弘老曰皆持兩傘矣 上曰中原人人豈皆持兩傘乎成
龍曰宋人亦著席帽不著紗帽真西山及文天祥皆著席帽汴
京風霜多故後有呀懸之物矣 上曰非謂笠子非中原制度
也下人乃服役之人豈可著笠子乎成龍曰農人戰士及遠行
人不可不著必須定制某人則著某物宜當○接待都監 啓
曰今日 兩使到楊花渡不上巖頭直至船所因放舟臨流而
下幾過十里至江村斷壠下捨舟步上以雨新晴江漲未殺湍

流迅駛臣等恐泝迴艱苦仍值夜深令南好正等告以水路太遠兩使戲曰當至大海來時必宿江邊仍至仙遊峯飲酒作樂極稱江山風景好至日斜乘舟而迴終不上盤頭而還兩使談間言於譯官等曰在前天使之來接伴使等必與之唱和今何不為耶譯官等對以國事槍擡舉朝羣臣無意吟詠故不為耳天使極以為不可且曰今雖如此吾輩還時滿朝皆當賦詩為別國王亦當有賜詩非徒有作意而已乃是分明說破言須勿忘也又曰兒童羨好而善歌舞者近日極擇以來云○戶曹 啓曰軍器寺 啓辭內鍾樓破鍾令戶曹處置矣二百年公家舊物不忍破毀者其意有在所當藏置以待他日而但二萬斤重器遷動極難姑於所處埋置隣近坊內人守護埋置軍令兵曹量宜之送○丁未司憲府 啓曰凡官至二品者例皆推恩於先代蓋以其勤勞著於王家而崇重異於小官則亦人臣之所不敢當也 國家之許令納粟除官雖出於勢不得已而不為限制至授二品正職金玉之章已成塵土

名器之混大為 朝家之所羞者况准其所授之職追爵其父
祖其為猥濫尤不可言事目一出物議駭異請退 贈一欵勿

為舉行 上從之○都元帥從事官崔尚重書 啓曰初見譚

都司問曰老爺寄元帥書中有欲面議倭情之語呀謂倭情可
得聞其詳耶譚公曰別無緊急可言之事而平行長還來則諸
陣之倭必次第撤去元帥預令諸摠兵即入據其營調發丁壯
以實東邊以為捍禦之計此事不可緩也問曰平行長出來則
其果一時撤去耶曰行長回還則撤歸無疑吾以在虜營細聞
日本之事越海輸糧 國中虛竭農不耕輸飢困已極雖大言
軍糧不足憂精卒相替換而此乃賊酋誇張虛語也 天朝既
有准封之命 勅使已出來行長者欲及此時撤歸切切屯兵
他境已踰三載更欲何為而不為撤去乎但虜情叵測四五年
後必有再犯之患此不可不慮也又曰沈遊擊在虜營言安骨
浦之倭已撤去云今見元帥書始知為替代之倭此言是矣尚
重問曰被擄逃還人來自蔚山等地言清正以關白之令整船

待風云此言老爺亦已聞之耶答曰此言則未聞矣然行長回還則必先使清正入去清正雖欲不歸其可得乎又問曰有一倭子名要時羅者親信於平行長頃日出來宜寧乃言曰天使入日本時 朝鮮使臣亦當偕往云我 國之於日本乃萬世不共之讎也豈有信使入送之理乎譚公曰此乃卒倭自中之虛語也我與玄蘇行長調信等相對議定而不及朝鮮使臣入去之事如此等語決不可信也云云○夜五更流星出金星下入巽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白○訓鍊都監 啓曰兵糧辦出唯在屯田明年屯田如欲大舉為之則不可不及今措置忠清道智靈山近處土地沃饒可取無窮之利安興萬戶許售雖已耕墾於此力薄而任不專不得如意大作且聞亂後人多入耕其地云今新郡守李光英初為下歸明年屯田形止使與許售相議牒報後其應行諸事移文指授於監司 御史慶弼時舉行○戊申司諫院 啓曰直講權春蘭以曾經侍從之人當 國家危亂之日退在鄉曲及 車駕還都之後迹

不來仕至於被 召而來亦不引咎陳達偃然清班略無羞恥

物情深以為未便請 命罷職 上從之○禮曹 啓曰 天

使求見我 國科場詩賦論等作本曹非但無書冊可考自前

如此之事必經儒臣抄出抄出定奪送于本曹本曹令承文院

繕寫粧潢贈給例也今亦依此例令弘文館抄送詩賦論若干

篇 上曰依啓東人之作未滿於華人之眼雖稱兵火難得不

示亦無所妨參酌施行○春秋館領監事 啓曰壬辰兵亂

當代二十餘年日記散失無餘 國之有史所關甚重今至於

此極為寒心如亂前朝輟政目或上疏或曾為史官者家藏日

記則於未經賊變處必有遺存者矣若不及時收聚則將無以

補葺其萬一請 下書于諸道監司使之知委各處搜覓上送

如有自納者別為事目論賞為當而此意亦於 下書中及之

京則令漢城府廣加搜訪隨所得緘送于本館 上曰此事恐

不可正史之外豈信哉人心難測不可不慮○已酉司憲府

啓曰昨日晝講 命下入侍之臣咸造在庭以無史官而停止

政院喉舌之地非不知史官之不備而於尹暉則聽其汲汲遷轉於兵百齡則敢為臨時稱頌致令 經筵莫重之舉累日停

廢其不職之罪大矣請色承旨違差都承旨推考 實錄移案

之處既遣史官又定直軍所以謹守藏也海州分春秋館堂上

及史官不念所職惟思利已守直之人多數責定放軍徵價私

自分占聞者莫不駭憤請堂上前後史官並 命先罷後推五

衛及三廳將統禁旅宿衛為任極重而近來專不擇人冗雜填

差至使納粟及老殘之人亦廁其間物情皆以為未便請令攸

司一一汰去以緩急可用之人各別擇差 上曰承旨並推考

春秋館堂上推考其餘並依啓○接待都監 啓曰昨夕正使

李宗誠也差官楊賓同小西飛倭國以和事差送小西飛于中國今借天使之行在京差倭二

名自熊川上來別無的信正使怒責曰久留于彼未有的信今

何回來初二日起身今纔來到何以也賓曰一路阻水無橋梁

故遲滯矣正使初昏分付上直官負曰近日倭營消息一刻為

急我之起身遲速亦未可預知一路橋梁皆可修理即啓知

國王明日內發送工曹官負速行打橋且勅楊賓曰明日還去
待有明信來報敢 啓 傳曰橋梁事各別檢飭○接待都監
啓曰昨日自倭營回來楊賓以其聞見呈稟帖子 天使故其
帖謄書以入各營倭兵數目豆毛浦清正二萬二千西生浦走
兵太守兵八千機張營甲州太守八千釜山山輝元二萬龍堂
隆景四千金海天天豐臣直政一萬八千加德德豐臣廣門及
統益二千安骨浦安治四千齋浦行長一萬對馬島義智三千
巨濟島三營義弘一萬士州太守八千一正六千東萊雲太
守八千此佸日本原來數目向來盈縮不一觀行長一營其他
可知具稟已上總數十萬一千○庚戌司憲府 啓曰懷德縣監鄭孝
誠當賊據京城之日敢生希功倖賞之心托於姻婭之為將者
使之瞞 啓功狀因出六品已極無恥且其主將既罷則從事
之任非所當理而昌稱其號督徵軍糧為自私之計其污巖士
風極矣請 命罷職 上從之○政院 啓曰接待都監郎廳
於門際來言曰正使招通事南好正分付曰今日南下人勿為

下去銅雀津船只留二隻其餘盡數隱置耳南大門西小門亦宜早閉晚開而待我差官之至為之閉閉云此意言于兵曹乎傳曰即言于兵曹且此何意詳察以啓○政院又啓曰近觀天使晏起若待其差官開閉兩門則必太晚不開此時人心必驚動以此未安之意令差備通事微稟于天使前何如傳曰未知其所以然之意而輕稟為難明日姑依其言為之○辛亥接待都監啓曰前日正使所言銅雀津藏船事及今晚勿開南大門等事臣等多般聞見未得其實今朝南好正始因正使管下路禮初聞之則前日正使差官楊斌自倭營來密稟于正使曰張彥智蔡文秀即沈遊擊差官而行長未入日本前出來者也行長不信小西飛之報猶以天使不來為言遊擊欲取信於行長令行長親信二倭隨張蔡以送驗其天使之來而到此別置下處不令小西飛知之正使聞此密訪於張蔡下處未得其實即差楊賓李恕祝允升等陸續前往邀察且令選鋒三四人隱邀於數日程而使中軍及管下官等托以餞別出

訪江上亦未驗恐或落後而行今日又出送中軍等官全纔回來似聞果遇其倭子於道上云而好正等雖百端聞見中軍等只言張蔡挾女而行欲為得實故有此舉云云矣○午正上

御別殿講周易特進官行判敦寧府事鄭崑壽為人溫雅過於慈仁人無知與

不知唯以救濟為心且酷愛書藉備請典故古今世家族信亦無不通至有子孫不知其先係而來問者世每鄭某族說但

真率少威重素無弘濟之才宜足為亂世之宰輔乎知經筵事戶曹判書金晬局量獨狹未免

察察字為嶺南方伯以某邊城籍軍丁重失人心一遣之入徒之曰倭寇來何運及倭寇至人皆潰散而莫能節制收拾時節

再佑以義兵起至欲斬晬以慰軍焱贊官右承旨柳永詢檢討情類金識一之救鮮得免於死

官修撰鄭經世典經正字尹義立入侍上謂金晬曰接待都

監啓辭中銅雀截船事判書知之乎對曰臣未得知之矣上

曰蓋非尋常捕提事也去夜予疑其賊中偵探者來而未究其

曲折豈料沈惟敬暗送倭奴乎仍以接待都監草記示之柳永

詢啓曰政院亦疑偵探者之來而未料其他上曰沈惟敬

送倭二人偵探云甚可駭也此倭方來而見提乎既到此還歸

而相遇乎若偵探而還歸則必遂其奸謀痛心痛心金晬曰以

草記見之似是既來而還歸矣 上曰非特此一遭為然平時賊必每來偵探而去也我國動靜何事不知柳永詢曰如或偵探必交我 國人而為之金晬曰變著唐服則誰能知之 上

曰變著唐服則無處不行矣雖著我國之服無由識別入于南大門豈能知而禁之乎柳永詢曰近聞 祭享節次臣聞之于

差祭之官則 宗廟行祭時以常沙器常鍾子代爵用之非徒

大小不均破陋未安頃見禮曹公事有令司饗院燔造器皿之

事至於推考官負如此器皿亦可燔造也金晬曰大小不均破

陋未安果如水詢之所達令該曹精潔改備何如柳永詢曰各

陵氏村家借而用之至於釜鼎匙筯亦莫不然麤陋不潔不成

貌樣此等器皿極為未安亦言于該曹使之改備何如當上

食之日 陵氏居人率皆飢饉巧乞以死人之肉為命者也而

借用器皿以供 祭享其為不潔有難忍言 洋洋在天之

靈亦豈渺 降庭止而默 鄭崑壽進 啓曰臣以獻官行 祭于

宗廟時亦親見之器皿等物誠為未安方今 祭器亦嘗不備上下固當刻意崇儉之秋自 上若先崇儉德則公卿大夫以

至庶人莫不崇儉而財用自足矣昔衛文公以大布之衣大帛
之冠昭示儉德故初年革車三十乘而季年至於三百乘云此
節用崇儉之所致也今當殘破之餘百物蕩盡籩豆器皿亦不
能備則銀器之用於御供者固為不可當以沙器代之又必

屢下哀痛之教而凡事減損於平日則民可以得蒙一分之
惠而因此亦可足用矣如此則宗廟祭器次次漸備亦何難

之有鄭經世進曰鄭崑壽啟達之言極好內庭之事外人

所難知臣不敢知內間衣服水刺御膳也之何如而古人有言

曰願君毋忌右之時自上君以在關西之時為心則其於

討賊復讎自不敢少弛其思慮也臣竊聞尚方方造銀器云外

間所聞之言雖未知其皆實而若果有之則亦非此時所可為

者也尹義立啟曰還都以後連有事故一未得親祀於

太廟尤為未安待秋涼親祀恐為合當金暉曰太廟設於

私家地勢狹窄若親祭則不能成禮似難行矣尹義立曰只

論親祀當否地勢狹窄非所論也鄭崑壽曰還都之後尚

未親祭果為未安雖使代行亦不可廢也鄭經世曰易曰作
事謀始凡事不可不謀始行長若或撤兵則前頭必多有措處
之事須及此時與大臣商議預定可也行賊若退而強要通信
使則我國終將何以處之彼賊乃萬世不共戴天之讎更遣
通信決無是理而信使之說既已發端今若遣使則天地間更
舉何類臣意如此等事朝廷當預為講定上曰此則不然
既請封倭他又何愧鄭經世曰事不謀始每每如此此臣所以
云云者也上曰封秀吉誥命有曰朝鮮國王為爾代請為讎
賊至請寵章而獨惜通信使乎子意恐不宜如此萬一皇帝
降勅使送信使則我國以何說辭若不從則是違逆皇命
亦豈可乎鄭經世曰臣以此為懼矣上曰大槩議論是非間
忽然定之而終至於如此疑必有使之然者矣鄭經世曰所謂
羈縻者以我國迫不得已為此苟延之計而已其萬世不共
之讎固未嘗忘也我國生聚訓練將以圖後事而今若通信
則生聚訓練亦奚用哉且倭奴往來必多貽弊之事在平時猶

難支况今殘破地方何以能支臣聞大臣之言或以為通信使
無以異於踰東家牆而擣其處子此言政好 上曰為秀吉請
于 天朝至加 寵章豈可謂之親迎乎鄭經世曰我 國不
言請封而 中國之執言如此通信一事尤不可不慎 上曰
通信使或禮部題本 聖旨或兵部迫費入送至於 降勅則
何以為之鄭經世曰已往之事不須更言而當初若罪金應端
則今亦可以有言矣既不能謀始其何說之辭 上曰雖不至
於 降勅聖旨若令兵部移咨於我國使之通信則何以答之
鄭經世曰在我無失則可以有言而我既先失不必兵部之言
雖沈遊擊之言亦不能拒矣臣之所以從前多費辭說者此也
且 中原之事亦可知也此賊邀在我 國邊上要索 中原
而 中原聽命猶恐不及沈惟敬宣諭倭營 天使進駐 王
京之後行長乃以面稟為辭方始入歸不稟而徑請 天使則
是不敬也既稟而到今變辭則是姦狡也 中原所當詰責而
反聽命焉 中原之事可知也已聞唐官敬待小西飛當會館

初定之日惟敬盡撤其下處鋪陳而送之小西飛又怒居處之
狹窄惟敬以其所入之家許之小西飛之見敬於中原亦必
多矣觀黃慎狀 啓秀吉大喜云臣以為非喜許封喜其欺

瞞 天朝也往時我 國將送通信使義智聞其言而大悅云

何以異也其時通信使亦為失策况今日乎 上曰其時通信

使在我無失今則 王章加於天下之賊可謂賞大盜也義理

數絕矣鄭經世曰秀吉乃篡弑之賊故其時送通信使亦以為

失也 上曰此言則是也今之通信一事兵部移咨或 聖旨

催送則何以處之今日講究者只此而已他不須言也金睟曰

只有兵部之咨則猶可以辭若進於此則似甚難矣 上曰萬

分有一賊或留 天使使與朝鮮使臣偕來而其間更有 聖

旨之嚴峻則此難處而可慮者也鄭經世曰賊若謂爾國自初

專心事大而 上國之言何不聽從云云則此最可虞 朝廷

於此不可不預為講定也如此而畢竟送通信使則是未免為

讎人之役也柳永詢曰用是保存猶不可為况未有若是而能保

存者乎鄭經世曰臣聞頃日砲殺手試才單字 御書討賊復

讎四字而下云自 上存心如此而在下之人不能體之豈不

痛哉 上曰此言亦未安我國終不得不與賊通好予言何如

此賊乃不共之讎而千萬世作為隣國每每如是則終豈能拒

之金睥曰其勢終必至於通好矣○壬子○備邊司回 啓曰

關西之事極重且緊道主適易之際若不交代則慮有疎虞之

患故以留待交代之意 啓達矣今見臺官 啓辭實出於崇

重大臣之意體貌所存亦為非輕本道之事雖為可慮不可不

速為上來依所 啓施行宜當 荅曰不可輕為恐民情與事

皆潰或交代後上來或交代後仍留數月凡規模節目一一指

授新監司試看其可為如何而上來事更議以啓○司諫院

啓曰 國家薦才堪守令者破格用之可也頃日備

邊司所薦不無混雜之弊物情深以為未便請令該曹更加商

量抄擇俾無未盡之意 當時以才堪守令被選者韓百謙尹英

光徐思遠康復誠琴應孺李嶸崔雲遇李弘宇宋亮房處仁盧士誨蔡慶光李大遠金應聖李質粹權得中吳允謙李軫李輔

尹瑛鄭立金斗南鄭歲夏洗樹等三十人而南方之人居多或有以學生蒙抽擢者皆成龍所植也混雜之議物議譁然

近來邊將貪贖貨利至以軍糧盜買物貨者比比豈不痛心副護軍李時言曾為全羅兵使時專事肥已及其遶來轉輸之物

多至四十餘駄見者莫不駭憤請命罷職以懲武士貪汚之

習薰宣傳官盧逸男以孽產濫授侍衛之職物情駭恠請

命改正上從之○上教政院曰楊禮壽一名醫而曾授同知者也因召

上來多有議藥東宮亦少差今日還下去可姑取司僕兒馬一

匹即給以送

國家之所以重馬政者為戎事也今與賊對壘戰士之不得馬者多矣當此馬籍蕩缺之日唯汲汲焉先酬勞於醫官可

謂知輕重緩急之務乎將士之解體雖賊之未復宜哉

○上教政院曰前日經筵尹義立言予衣之殊制予內哂其言

初不留意聽之漫應之曰唐制也昨日經筵承旨折永又言之

予衣固唐制而其實乃都邑赤也方言平日夜對所御者彼尹義

立焉知此制且帖裏乃裏衣此乃褻服以此謂之法服則予不

敢知此事本不足支辨而我國之事有附會成說之習故言之
使之知之○禮曹 啓曰當初甲午式年退定於來秋者意或
賊退可以從容行之也今者試期已迫而賊勢依舊不退勢不
可行非但此也嶺南則方與賊對壘武士朝夕對變之時場屋
排設事甚非便 天使南下之期似或相值於其間則尤為騷
擾來秋科舉姑停以待事定更議定奪 上從之○接待都監
啓曰 天使票帖掛榜

票帖略曰訪得隨行負役徃徃私相宴會及宿娼生事殊干
法紀合行查禁一負守門伺候一負浴街巡視如遇違法者
即指名赴稟以憑軍法重處云云

○備邊司回 啓曰臺諫 啓請李元翼除交代上來者實出
於重大臣尊體貌之意故臣等以依所啓 啓達矣今承 上
教深軫西方之事至欲交代之後仍留數月指授新監司 聖
慮呀及至矣但大臣體面自別交代之後仍留照管恐為未便
無已則只令交代後上來似為無妨矣 答曰不可不交代○

上教政院曰前者海州山城令兵使鎮守事啓下備邊司奉司
受教行移于本道監司問其便否日月已久尚無黑白察啓且
予意欲令兵使移守山城聚集人民仍為耕種大槩今不如李
廷立時規畫處置矣言于備邊司○上教政院曰戰亡人子孫
等除職免役等事頒教已久而似不一一舉行何以激勵人心
令該司一依教書須即舉行事言于備邊司○上教政院曰降
倭引出於我未有所損於賊不無其害此可為而不可止者我
國素多迂議近未有出降者得非本司不能善處令止之耶予
意多般歡賞使投降者日衆未為不可豈無可處之策况賊若
渡海不無乘此隙而欲投來者尤不可止之其中或通解劍術
或善造兵器者引出則破格重賞事曉諭于都元帥以下諸陣
事議啓言于備邊司○上教政院曰昨日經筵傳教 天使帶
率家丁中能為殺手者因便周旋試觀其才與都監呀鍊之法
如何事密言于兵判○上教政院曰東宮日記當初封入或覽
後還下或姑仍置今日開見則一封中有此劄子當初無由得

知事甚未安下備邊司

劄子則前年五月尹斗壽以左議政陪 東宮下去 州呀

上者也其辭曰伏以禦敵所貴先探大小制勝之方尤重審
察緩急當小而急尚恐失宜遇大而緩其何有濟兇賊留屯
境上每以和議啗之 天將戢飭軍中更無出戰之日糧匱

於飛輓師疲於坐守義氣摧盡而無餘 國勢暗鑠而莫為

魯連幾者蹈海袁安自然流涕父母疾殆急有進藥之心川

蜀路迥今見遠救之兵而我北邊之軍獨不可以出征歟二

三百之抄亦何有損於六鎮乎蓋稟北鄙強勁之氣結髮從

戎會嘗戰陣出入之勞編誦虜情總兵尋復於前時清賊畏

憚者在此况今夏潦方漲北備少弛鷄林軍孤南報杳至大

小之形已判緩急之勢易辨前日小臣於永柔 行宮始陳

此意繼聞有申姓士人 謂申格也亦進此請云臣妄自信久而不

拾昔齊主以洛南被周師危急欲為遣救又慮突厥乘時作

亂段韶謂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隣闕逼腹心之病今之

形勢何以異此羈的餘息精神都喪抱此耿耿敢再籲乎

聖明裁擇焉

○癸丑○備邊司

啓曰臣等伏見龍津等處摘奸單子龍津

當初只以據水為重故置陣之處雖無可恃之險而若能預為

區畫極力防守則據水之險實優於據山而防禦使邊應星率

受料之軍出屯經年別無大段施措所詣設柵亦甚草草駐兵

之地豈可有同兒戲乎今宜更加經營以重形勢至於月溪山

城本不合置大陣但為設伏瞭望之所而已曾令摠攝僧見牛

留住城下與屯田官李貞吉合力耕種以為漸次修築之計婆

娑山城則都摠攝義嚴方於城內創建屋宇又於城下廣開屯

田種子則給附近官穀農糧則給除番軍士代糧城子頽圯之

處亦以僧軍漸次修築秋成所收之穀亦宜儲峙城中以備緩

急之用令義嚴收穫之後將元數牒報本司為當且義嚴所訴

江原咸鏡平安等道寺社奴婢身貢位田所出依願收用而陣

中有功受禁軍帖人等亦令應星巡到試才 啓聞後迨等者

量宜付料無妨 答曰依啓觀邊應星昔以枯枝為柵今無旗

麾習陣恰似小兒之戲豈是三軍之帥經年出屯翱翔江上無

復有所事言其才齒自啓論其勢心亦寒似當別有所處時應星率

置妻子於陣傍在陣日少在家日多掠取軍糧恣其饕餮而所謂陣則只以枯枝縱橫散布而已漫無訓練施措之事人皆憤

之 ○備邊司回 啓曰當初 朝廷使邊應星出陣於龍津者

既為畿甸通達道路禁戢盜賊之計又以龍津在京城上流於

防守亦為要害故耳自應星出陣之後道路稍通人民頗集則

有之至於不為營柵但以枯枝圍繞拱手兀坐於一處別無布

置已經二年此則今日武將之常習 朝廷雖累為申勅而亦

無奉行之意誠不知其由至於旗麾則雖限於財力板蕩不能

措備然若有其志則或 啓請於 朝廷或隨便措置亦無

不可而翱翔江上一無所為論其罪似當示罰但所率之軍皆是

遠慶烏合僧軍應星為將已久頗相諳熟若使他人代之則恐

反不如其前今姑以此辭緣行會令於農隙擇其要險之地築

設營壘以為緩急堅守之圖以觀其所為而處之未晚大抵近

東國綱解弛人不畏忌雖軍國重事而朝廷于今百端外方
一不舉行若此奄奄氣勢萬無濟事之理今後別樣振肅

變亂以來

國綱之墜地極矣

朝廷之令不行於將帥將

帥之令不行於軍卒人不畏法自以為無可奈何委靡不振
任置渙散而無意於收拾寧不寒心今也兵興四載始欲別
樣振肅嗚呼晚矣况終未必振肅者乎

或遣使臣於軍中痛加決杖重則從律處斷何如上從之○

甲寅○備忘記曰習陣節次一依天朝陣法且以此作陣書印

出言于訓練都監○訓練都監

都提調柳成龍提調李德馨金晬趙煥

啓曰都監

方抄紀效新書為撮要一卷以便觀覽又抄操練變陣之法為

一書且逐條圖畫使之一見了然又別圖各樣器械而詳解行

用勢譜於其下分為三卷始出初草而其間多有證正講究曲

折未得速完全承上教更加着力督成之意敢啓上曰

然則甚好○備邊司啓曰慶尚道今日事勢節節難處危迫

之形不一而足臣等不勝寒心舉其大者而言之賊之情形

迫

難測沈惟敬入倭營已累月而呀謂撤兵動靜尚未得知萬一
兇賊更有他計則秋來穀熟之時難保其不動此其可憂者一
也 天使下去時外方人心但以供頓不辦為憂至於備賊之
事更不入思慮傳聞慶尚左右道如兵使防禦使呀率待變之
軍巡察使盡皆抄殺為沿途迎候擡扛之軍軍心一散則不可
復合而脫有意外之變諸將但以單身在陣何事能為此其可
憂者二也假使賊幸退去而諸將呀當整勅呀部進守信地水
陸之勢不可以緩然後南邊之事可以措置若軍卒盡供他役
則此事憑誰為之此其可憂者三也都元帥專掌軍政凡各陣
調兵抄遣之事當以傳令行之如巡邊使以下則凡用軍等事
當稟決於元帥而號令出於帥府然後軍政不紊而事體得矣
今各行號令不復關稟於元帥諸將亦眩於奉行莫適呀從
而事有失悞得以為辭此其可憂者四也其他措置踈虞之事
不可以盡記不知 國事終至於何如也元帥雖因事被論既
在其任則當盡一日之責而體統呀係尤不可忽也請以此等

條件急速 下諭于元帥及巡察使凡事更加商量置毋使
蹉跌以誤大計何如 荅曰此啟甚當當依所啟但元帥重被
物論方縮頭辭避有何興心而肯自發彌施令彌令誰復奉行
今我軍中之事譬如傷首之物天下豈有其首傷而可以運動
四體者乎古之元帥其行也鑿門而出推轂而遣之在軍稟命
則此在將軍寡人不敢從中制之若不能濟事則唯易置而已
今則不然使庸人豎子皆得以論其短終乃慢罵而強仍之乎
之待元帥其異乎古之待元帥矣予以為仍存則事去矣○接
待分都監 啟曰今日午後沈遊擊差人持稟帖今月初五日
發自熊川來行長則十日十一日間當回到云即差正使荅應
官程瑤明早發送水原地使之等待行長差官之接迎 天使
者先馳來報云○以義禁府李春英表憲趙誼道等決杖九十
徒二年半盡奪告身照律公事先是臺諫以此人等冒耕義州
也麻窩典唐人私交放曩論
啓拿囚 皆服 上教政院曰此律名與罪名不同渠之罪名謂私交啓
釁云其律名無之乎○義禁府 啟曰李春英輕浮戾雜素無
行檢性且險

喜言人過歷愆公卿旁若無人當逆獄之變為鄭澈腹心等私
造作飛語陰中士類一時駭擊多出其口人皆側目畏之

交啓釁之罪非但律無其文及覆案考亦無近似之律杖九十
徒二年則似與私交啓釁之罪相當故妄欲酌其輕重不得已
擬入矣○備邊司 啓曰降倭引出事 傳教矣善撫降倭使

之樂為我用則未必無所裨益雖間有貽害之患若至於牢拒
水絕則實非得計故 朝議雖或不一而其誘引者皆為論賞

以廣來投之路矣但奸細之民因此出入賊中透漏之弊日以
益滋而今春以後則 天將往來絡繹機關可虞之端倍於前
日萬一不能慎密而反致挑釁則必有難虞之患故限 天將
出入間誠心投降者外姑停誘引之事 啓下行移而已非使

水杜其路也今當俵 傳教更令多般誘出然遊擊方在賊營

天使又將下去此時事機之難又倍於去春姑依前公事誠心
投降者只令受之而誘引之事則更觀事勢而為之以為無妨

以此意 下諭于元帥 上從之○都元帥權慄馳 啓

曰據慶尚右監司狀啓備邊司 啓下行移關內大要監司欲

自守三嘉山城以兵使及晉州牧使為左右衛將共守丹城山
 城以星州牧使為後衛將守龍起山城云云此是徐潛不識陣
 法與軍機緩急之言也名為巡察使衛將而或兩衛將同在一
 城或遠在四息程之外賊若橫截於兩間則為巡察者不能彌
 令節制於衛將衛將亦不得任其已意而施措乎吸之間饋重
 必矣莫如各成一陣各分五衛而為各陣將者臨時相勢以效
 死為心而已也要害各處相望設險預為儲峙堅壁自守則賊
 不敢越去亦不敢易犯臨時出奇或截腰或躡後使彼賊左右
 狐疑糧道且絕不得深入可也而呀難恃者民情之不一將心
 之難定也且賊中各陣多造廣船波船扑以為洛江運糧之計者
 雖曰意有所在而實是誑我之言也若不自已則因糧於湖南
 乃其隱謀也至若築壘於洛東江岸而多設砲樓則由江運糧
 之賊必不得達臣愚呀計亦不出此而非但民力不贍築之不
 易雖或設壘於一二處左右由陸之賊先為侵撓於各壘則亦
 難保其堅守而碎彼江船也然不可自畫而束手當依備邊司

事巡視地形規畫矣 上下備邊司備邊司回 啓曰呀陳之

事頗合軍機今日禦賊之計無過於此元帥之意既能灼見於此則正當乘此機會責勵諸將董督怠慢團聚人民今日為一事明日又為一事漸次布置必有濟事之日矣深可喜幸至於徐渚分五衛之事以分軍之體言之則未為不可若以事勢言之則雖名為衛將而或在五六十里之外限隔山川賊之來去在於呼吸倏忽如風雨何暇聚合各衛而為指揮乎唯當各率其軍相其地形預為約束隨其賊兵所向而進退邀截耳大要尤在於將率一心臨亂相衛不至離散而已其他臨機策應專在將帥之手非 朝廷所能遙制洛東江橫貫一道之中其一派自歧江達於晉州當賊兵之犯晉州也我軍皆疑賊必從陸而進不備江路賊從江流以大船運載糧餉蔽江以上遂至於累日攻圍晉遂陷沒今何為獨不然故洛江一帶要害地頭設築營壘於夾江相望慶或一二屯或二三屯使形勢相連則其於防守之計豈曰少補也哉所患財力民力不能有為耳然今

年賊幸不動而禾穀頗熟失今不圖更待何日然遠處懸度之言豈能盡其曲折亦在於身在其地者躬親歷閱隨事善措以為永久之圖并行會于左右監司 上從之○都元帥權慄以病辭職備邊司 啓請仍任 上從之○以洪進善知春秋館

事金功善同知春秋館事趙正立為兵曹佐郎柳永慶為刑曹

叅判姜紳為晉興 君李廷立

志巧諂倭隨時獻媚初奴顏於李歲之門以自發迹而及逆獄之

反托鄭敵以問事鄭罷至叅勳藉嘗應 製鄭敵誼相不 兄批吞曰惟其技源俗千丈是以忤當逾 十年人皆唾罵而笑之

為廣林君黃是為弘文館應教尹暉為司諫院司諫鄭經世為兼

世子侍講院文學○乙卯備邊司 啓曰平壤試才時閭巷兒

童亦解隊伍之法用旗結陣又善殺手之技入格者三十八人

至為可嘉姑以來布分試才上下等論賞以示勸懲之意 上

從之○備邊司 啓曰今日許多措置皆無緊關於大計只有

屯田一策為最重蓋屯田有四利團聚人民一也據險守要二

也勸耕積粟三也農事之暇定將操練則一年之內皆成精兵

四也苟能趁時區畫內自京畿外達邊方使列屯碁布星羅形

勢相接則兵食之本皆在於此矣近日大開屯田之事專責於
安集都監而以戶曹判書例兼副使凡所布置皆令戶曹規畫
矣更為商議則戶曹事多必須更有一人共察其任大臣摠領
然後方可集事安集使改稱提調柳根與金晬並差提調而都
提調則擬望差出以重其事何如上從之○以柳成龍為安
集都提調○統制使李舜臣馳啓曰慶尚道水軍尹業同等四
名投入賊中逃還本陣推問賊情招內等以昌善島居生漁採
人不勝飢餓去二月入歸于加德陣結幕而凡出入飲食不得
自由或奪其家財或擄其妻子移送日本少不如意屠殺相繼
不得已今四月初六日夜間率妻子逃還賊勢則他餘規畫不
得詳知我國人近看賊勢皆有還出之意而當初投入之罪
疑慮躊躇云云嶺南鮑作之輩惟利是甘挈其妻子連續投入
原其情狀極為痛惋而尹業同等四名見他人被奪其妻或至
見戮害脫身逃還罪固難容但投附之民相繼逃出則適當此
會遽繩重律實非良筭故還送本居之地姑示撫綏之意矣

上下備邊司備邊司回

啓曰水軍尹業同等背

國投賊任

意去來極為駭愕令施重律而如此投入之輩寔繁有徒欲為
還出而畏罪躊躇云則繩以重罪不無沮其革心及本之意舜
臣處置果為得宜今後還出人等依此例發送元居之地別加
撫恤之意行會何如 上從之○丙辰 上御別殿引講官領

事金應南知事崔滉特進官李憲國李忠元叅贊官李德悅執

義申湜侍講官金時獻正言李馨郁檢討官鄭經世入侍金時

獻進

講周易講畢

上曰賊謀姦巧行長入歸已久消息絡

繹秀吉果使撤兵則豈有至今寂然之理乎

天使雖曰賊必

定歸唐人之言亦不可信若賊以朝鮮為辭則何以應之近無

消息必是延施之計一朝猝發南方不守則是不守門戶而欲

安其內豈不難哉憲國曰人主自強不可不勉若動於人言有

所遷改未免有始無終孰能效忠

成廟英氣發越事皆快決

雖若遇此賊必有善處不使至今延息矣今

上縱有羨意優

游不斷事竟無成日月易邁每失機會豈非可慮經世曰臣亦

以強健之德每為

啓之自

上發號施令無不極盡而事竟

歸於委靡憲國呀

啓之言最是也

上曰然則謂予優游不

斷乎美命自予發之而終誰制之乎憲國曰臣本愚慙有懷必

達謂自

上雖有美命下無奉行著置之而已應南曰憲國老

臣至誠陳達自

上亦至誠開懷君臣之間情意相通豈不美

哉臣將三十年出入

經幄豈不詳知凡事須當一一責勉如

其不行雖加責罰亦無不可而若每日無可奈何自下不為而

已則何事可為

上曰左相之言不然但判書

李爾國

之言以為

出號令而無終矣此非予意果若時議不然則人君雖十分自

是豈可強為憲國曰或是或非間須自獨斷

上曰非而獨斷

不可為也雖是而若果獨斷則不能無害經世曰小人之構陷

君子或以獨斷之說惑人主此不可不慎然自有乾斷之幾須

堅定

聖心勿撓人言可以濟事憲國之言似為未瑩憲國曰

備邊司雖逐日聚會徒言無施人心渙散國綱解弛有同垂亡

之日矣自

上若自強則庶或可以有為故敢

啓

上曰予

於左相每每言之而未能也予之讀易非欲為視事是朝聞道
夕死可之意也只欲通曉易理而已賊若渡海願從予意申湜
李馨郁曰此乃退托之言如此艱虞之時豈以如此之言為
教不勝未安應南曰 中廟朝鄭光弼老病在家不能起居其
時 中廟適欲傳位於 仁廟洪彥弼時為政丞通書于光弼
遭此大事罔知所為光弼聞言即起馳詣 闕下 啓辭得請
大平之時猶然况今危急之時敢有如此之 教乎 上曰易
有時義謂隨時而處能得變通之道也憲國曰設此退托之
教將置 宗社於何地而欲自安乎如是而能責臣下之盡其
職乎此正上下勉強之時而每有如此之 教極為悶慮經世
曰自 上常未忘此意凡 傳教之間每有含蓄意思即因權
慄事有 教曰上下何異不可苟且強處而能察其任臣意以
為含蓄意思 上曰是也予果有意思而言之不特指權慄也
予之此心未嘗忘於一舉足之間也如可為則己免不可為則
須可自慶予之氣力今年則異於去年凡政院出入浩繁之務

八道多事應接之煩以予病身勢難擔當此實出於真情也經
世曰臣為司書時適入對 書筵 東宮曰若以 主上仁明

神武而尚不能為之則以眇余之質何可為也其憫迫之情溢
於言表雖使 東宮有大有為之資春秋未強學問未造極處

當養德春宮不可不厚他日措事可以有為自 上若幸照燭

其一分而強為如此則尤為未安漢武亦欲以逸遺之自上

辦出恢復而貽謀燕翼豈不可乎 上曰予之憫迫尤極東宮

之憫迫雖可慮予之憫迫亦不可不慮予元是心病人今則病

根已痼或至不覺涕下頭痛耳聾年亦向衰如此而責之以萬

機其能當乎以此欲成子懷日夜望之金時獻進曰今承 傳

教左右臣僚莫不動心蓋臣僚有懼心然後百事可舉若無懼

心何事可成且讀易必須治心為先心若和平易理可究臣少

多疾病心恙尤重嘗自試之以心治心最是良藥臣以粗淺所

見略陳之當 子之時以易推之則正當蹇也其象內艱外險而

五爻曰大蹇朋來二爻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此正君臣相勉

有擔當底意思自蹇而為咸為中孚則可濟自蹇而為解為渙則終至於未濟既當此蹇君臣自當飭勵以成其可濟豈可退托終致未濟乎自 上須體念于此安心順養則庶務之裁決

特其餘事耳近者每有如此之 教左右前後皆有惶惶悶迫

之情豈特少無懽心而已因且拜且言而淚不禁下 上慰之

曰讀易非十分精熟其能論理如此憲國曰時獻乃金悌甲之

子也往在 先朝選文臣學周易其時悌甲以新及第亦在其

中矣而變初死節于原州者也 上曰悌甲之死予知之矣

時獻曰臣之父母以書遺臣決其死果死賊手 上曰此尹政

丞外孫乎憲國曰然矣尹溉事大至誠之人乃金安國之弟子

也 上曰金安國乃金正國之同生乎憲國曰正國之兄也其

兄弟以思齋慕齋為號蓋為思慕其親也 上曰昔日於筵中

因洪政丞暹聞之方 中廟昇遐之日一時之人以為金安國

若在必善哭矣蓋謂指安國為忠也憲國曰甲午年 中廟幸驪

州時金安國罷散在鄉曲欲為出謁路左恐有物議遂具衣服

潛伏田間以俟 車駕之過蓋其忠款如此且安國以為禮曹判書能待遠人故至今以為美談 上曰金安國死後日本來祭云然乎憲國曰遠人感激故死後來祭云矣昔鄭夢周使于日本時倭人皆肩輿而行云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豈不信乎且先朝則錄用賢者之後近日搶攘之中猶未遑焉請依 先朝訪問除職以為勸獎之規幸甚亂離之後紀律則不明刑杖徒尚嚴酷不可不慎也 上曰欲何言歟憲國曰昔日逆賊之獄宗廟之獄刑章過重誅戮太酷至於尹氏獄事無辜之人亦多杖死以言其逆變之時則以備忘 傳教推鞠廳者皆是玉石俱焚之慮也而其時大臣等模糊不明分釋以致濫觴至今人錮罪籍者不知其幾可不痛哉今者被囚於禁獄者亦豈盡是有罪者或出於風聞而屢被刑訊聞見可慘也

是時守令以賊罪被囚於禁獄

府受刑多至六七十次者甚衆故云

上曰自上何以知之憲國曰紀律板蕩皆

由大臣不能用法而不能盡言故也金應南曰頃日湖南儒生為鄭介清伸冤上疏時憲國在備邊司見此疏以為皆由於推

鞫廳所誤其時叅於推鞫欲自待罪云矣 上曰介清則不然
渠以逆賊為見道高明至推尊兄雖或不知其逆謀其平日推
尊之意不可不罪其時以言官之論 啓鞫之矣憲國曰其時
逆賊學徒一切罪之此自下為之實非自 上之所知也今者
各司皆以不關事爭尚酷刑至於諸都監莫不皆然惟臨陣棄
去之將不即行刑當用刑而不用刑不當刑而刑之不亦寬乎
今在下者處事皆使怨歸於 上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今日驗
矣變亂之時或儒者則守城而武夫則皆望風棄城至今無功
之人反皆除職守城之人或不用之此則該臣之所不察者也
已時罷出○引見咸鏡觀察使洪汝諄承旨李德悅注書鄭穀
奉教閔有慶待教吳百齡入侍 上謂洪汝諄曰卿須往哉勉
力為之汝諄曰臣未嘗受任北方未諳其處之事頃者雖謫居
只留一處不得出入別無所見所聞軍民利病大小弊端未能
詳知然以留其地粗知六鎮最為空虛之狀會寧為府其在平
時領角則頃刻之間聚軍數百騎或耀武於江邊今則已經倭

亂又被胡寇加之以飢饉癘疫且以鞠敬仁緣坐多死故雖數十人不能趁時聚會會寧以根本之地人物殘弊一至於此况其他鎮乎近來連歲失稔零賊竊發民不聊生甚可慮也臣受任以後反覆思之弊端所由實自癸未幸胡變之後國家添兵運糧似若收斂而實多貽弊也若守令將士不為侵漁則自可以此處之兵可禦此處之賊矣 上曰先為撫綏次之教鍊則胡賊禦之何難汝諄曰北方邊地平時尚且操鍊况今艱虞之日尤當百分自勉但臣時未到任不知首末不敢先自煩瀆凡事當俟到任後稟而為之 上曰倭賊於胡地幾許入歸汝諄曰倭寇長驅入歸之時鞠敬仁叛國迎賊于富寧地而倭賊初不入城先令先鋒往探然後始入圍城叛民等強請入城清正從之令其下倭入見 王子宰臣拘留慶即解放曰 王子國王之子宰臣尊貴之人汝輩何以拘留至此歟三日後欲還出鞠敬仁等請曰胡賊每來相侵上官等來時舉兵擊之豈非大幸清正初甚疑之而因其強請乃以我國人為先鋒入胡地

二日程而相戰有一部落據險拒守胡人等多聚其地堅守相戰不可比擬於我國之望風奔潰也清正親自披劔手擊其軍迫其城下胡人等或泣告於敬仁之際因以城陷幾至屠殺倭賊因仰戰險虜死者亦多倭寇遂還出向海邊而歸云且賊方屯吉州四出焚蕩還陣之際鏡城人等舉義於吉州明川境上長德山下設伏追擊盡殲無餘此乃關北大捷重功公論之出萬口一辭而其軍功至今數年尚無寸賞呀以將士之解體也大槩其時鄭文孚尹卓然互相犄角不為和睦故鄭文孚之呀報尹卓然改磨鍊淹置不均之由蓋出於此也 上曰凡事專在監司誠心如何耳關北則無進上徭役等事可以教鍊如砲殺手等技勉力教之苟能養兵成就則非徒可以防胡國家亦可賴其兵力矣汝諄曰端川採銀其路甚廣今則欲罷不能國家將蒙大利矣臣聞之教師聞端川產銀之說深欲歸之云今若許送則民力必蕩只令我國人教鍊而不許送教師可也上曰卿好去自今以後勿言人過○接待都監 啓曰 天使

到慶會池邊即上舩我 國人使之專數遠在又令臣等遠處
伺候差備通事等不得同舩茶啖亦不受只與相公三人及小
兒家丁唱的若干人隨上舩上仍到池中島上從容設酌動樂
極其歡樂臨罷往池邊樹陰中暫時道遙始招南好正問慶會
樓景致之勝仍為嗟嘆曰可恨可惡今已還到下處 傳曰墟
墓興哀 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泛舟慶會池道遙極懽樂
吾不知其可也○備忘記 傳于政院曰判中樞尹斗壽身為
大臣總攝諸官扈衛 內殿凡作姦犯科所當一一糾劾以聞
而王子之不義諸官之犯罪皆依阿苟且淹置不舉至為不當
行公推考以警後日○侍講院文學黃慎馳 啓曰六月初四
日沈遊擊坐堂後臣見富通事問行長消息則答曰昨日行長
再有人來報手下各將官云關白甚為喜歡方差人整齊好舩
前來應接 天使一路諸事盡令停當行長亦當於十二日間
到此云云近日各陣倭將等聞關白許撤之言爭來聞見於此
陣倭將處皆有喜色云各陣倭人等以為行長若來則不久撤

兵本國在擄男婦不得帶去云潛於回舩陸續附送故臣即廬於遊擊請以禁戒諸倭則遊擊曰行長來則當使之痛禁其前亦當言於留陣倭將處但雖言之而既無主將勢不能一切禁斷云云○丁巳○司諫院 啓曰伏覩頃日禁府李春英等照律與罪名大相不同至為駭愕若原情定罪則豈無比擬之律而任情低昂物情深以為未便請禁府堂上色郎廳並 命推考其公事更議施行康翎縣監尹靜當賊據京城之日托名於義兵三江舩隻盡為領率而不獲一級只以掠奪人貨為事欲滅其迹至有戕害人命聞者莫不痛慄請 命削去仕版 上從之○以俞大禎為司諫李憲國為刑曹判書尹單茂為兵曹叅知柳熙緒為掌令宋駿為正言○禮曹 啓曰 天朝於平壤開城碧蹄京城四處為陣亡病故官軍賫持銀兩買辦奠需設壇致祭自今以後每年春秋二季將銀文付該 國進貢回還陪臣順帶致祭水為舊規云今春則陳遊擊委來行祭矣來秋又當設行而本 國使臣無及秋回還者無端闕行又似未

安自我 國備設行之具由移咨似為無妨故將此意識于頌
左相柳成龍則以為 天朝既不支送不得設行金應南則以
為雖無 天朝所送自此備送不妨云論議不一何以為之敢
稟 傳曰更議歸一為之○戊午○已未○司諫院 啓曰黃
海監司鄭光績素無剋煩之才自赴任以後事多積滯當此
西路多事之日不可仍任重以貽弊請 命遼差 上從之○
司憲府 啓曰京畿防禦使邊應星受 命朝廷控守龍津其
任其責至緊至重而凡百所管之事置諸相忘其所經營唯在
於濟私妻妾奴僕皆率置於陣傍墓山軍中所需多入於私耕
而許多賊贓牛馬財貨盡歸於自占至如旗麾金鼓等物亦多
無意於措備其受任之日已至經年而屯田操練等事皆不成
形虛費軍餉不可勝數物情莫不痛憤請 命先罷後推 上
從之○庚申○禮曹 啓曰登俊試來八月初十日慶尚道武
科初試九月初十日文武科 殿試前已行移知會矣今者日
期已迫議于大臣則皆以為式年既已退行登俊試亦當待事

定更議定奪云敢 啓 上從之○兵曹 啓曰漢江西岸別

開一營大臣一負總理兵曹堂上一人為其元戎幕府事請

命備邊司商議施行 上從之○備邊司回 啓曰臣等伏見

兵曹 啓辭布置規模悉合事宜其於鞏固根本之計實是急

務依 啓辭急速舉行但此事與訓練都監相為表裏有同分

司雖不別出大臣而總理不患其體面之不重令兵曹判書李

德馨專委主管而訓練分都監稱彌宜當敢 啓 答曰依啓

分都監之稱似為未穩○上教于政院曰降倭呂汝文前日傳

教其各別厚恤矣未審檢勅否近聞此倭得病見差云此非常

倭待之不可不厚而渠亦願盡力宜出一哨官抄定兒童數十

專委汝文教習李榮白山呀于為左右邊凡於試才相較勝負

等第論賞則彼各逞其才猶恐不勝將不日傳習成就矣如此

事何不經意為之若曰兒童給料為難則不緊之人食料者多

矣又如射手庸雜無用者多廁其間如此之人亦可汰去以其

料給之言于訓練都監○辛酉○壬戌訓練都監

都提調 柳成 龍提調 李德

啓金帛
趙做

回

啓曰呂汝文則頃日多般救療今已差復復依

上教另加厚待而兒童隊更抄事則都監亦欲加數募聚而給料為難抄發兒童能習用劍者都監時時試才拔其尤者而論賞則雖不作隊給料而自為興起學習者必多故昨日聚會試才則兒童五十餘名中入格者多至十九名自都監分給食物使之勸勵矣今承上教以此兒童別為一隊統領專委學習於呂汝文分邊試才以示勝負賞罰為當射手庸雜者近日頻數試才多有澄汰定額二百內編入之人似難減下此兒童數十一時所給料止七合經費不至大段令該司隨便題給恐為無妨上答曰依啓其五十餘名兒童及十九名入格兒童良賤姓名年歲並書啓且二百名編入射手試射以啓訓練都監啓曰陳良璣誠心教練且欲採銀以資軍食其奉委致力之意不可不慰令承文院善為措辭回答何如上答曰上國特差官人於外國訓練兵卒曾於前史見此否况如是誠心教練至於畫繪陣形以送不勝感激固當作帖致謝

而不可不并致禮物○癸亥○司諫俞大禎 啓曰臣為司憲

府掌令時與聞海州春秋館堂上郎廳放軍徵價之事至於論

啓罷推及見判中樞府事尹斗壽書狀極陳曲折為人發明凡

臺諫所論例以風聞自初所聞極為無理故雖隨事論劾慮有

虛偽見人輒問又聞前修撰金義元為巡按 御史時海州留

駐宰臣皆給假屬一名而徵米十二斗以大斗捧之米一石僅

充其數而春秋館亦如之義元因民之訴盡革其弊獨春秋館

以重地不革也及尹斗壽下去後亦革之云與斗壽書狀中改

革之言相符然義元之所聞必不如斗壽之目見本府所聞又

出於往來之傳而多數責定之說似為不實致有人言不敢冒

據與執義申湜等無異請 命逆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大司憲執義以下並引嫌退待○正言宋駿來 啓曰執義申

湜掌令李鐵持平南以恭姜籤大司憲金玜司諫俞太禎並引

嫌而退夫臺諫主一時公論因風聞論事例也海州 侍衛之

官多有貽弊之言播於物議久矣故頃者憲府論海州春秋

館堂上史官放軍徵價之事出於反覆詳聞明有可據則所論之事既無不實而雖曰斗壽下去之後有所更張或未及聞知而從前貽弊無理之事不一而足則據事論劾實為直截初非風聞之誤也豈可因人之費辭分疏輕違言官以啓後日之弊乎請大司憲金功以下司諫俞大禎並命出仕 答曰依啓○司憲府 啓曰司導寺主簿金應龍身在凶服之中別無起復之事而自除衰服冒著冠帶恬然從仕罪關風教則豈可以一時之微勞壞萬世之綱常乎請命削去仕版 上不允○戶曹 啓曰納粟通政以上實職除授依傳教更為參酌自今以後通政後加納五石則除授僉知嘉善後加納十石則除授同知請於事目中改付標○海平府院君尹根壽馳 啓曰黃慎於十六日通於臣曰平調信之子昨日始到言行長以今月初四日離日本十二日到浪古耶關白已許撤兵且差二將官一管燒營一管迎接今明當有文憑來行長之到亦不出數日云云矣○以金宇顥為司諫院大司諫鄭期遠為司憲府掌

令禹俊民為司諫院獻納趙正立為司諫院正言李海壽為成均館大司成○甲子司憲府連 啓金應龍前去仕版事 上

曰不可削版○慶尚右道觀察使徐湑馳 啓曰晉州判官朴

恩齊馳報去五月二十九日倭賊四十餘名州境陽全里不意

衝突伏兵將李永壽等三名小女二名擄掠即為還歸云云自

春以來固城晉州之境沿海漁夫等結倘土賊扮作倭形颿風

往來民不安居而陸路侵掠又發於今極為可慮近者無知之

民以為倭賊終不搶掠如咸安鎮海漆原之境結茅舊基耕種

生活者頗多若或零賊頻發則勢將騷驛必至投賊而後已勒

令內徙無糧可濟分守要害勢亦難及雖復移文兵使使之嚴設

伏兵而布殘民於無江山界限之地欲為守護恐非長遠之策

待秋成賊奴不撤則盡將江外近賊之村稜接晉州空曠之地

各其邑守令收集遺民以為屯耕似或宜當 上下備邊司備

邊司回 啓曰自古兵戈之際山澤之間遺民不能以自保則

必隨其附近之處各自團聚又於險要處設為營壘而入處其

必隨其附近之處各自團聚又於險要處設為營壘而入處其

中且為瞭望設伏以備賊患如古史所云山岩水寨之類是也
蓋洪水滔天則為巢營窟不可已也况賊患之急十倍於水災
而今之將帥及方面之臣任其愚民之自去自止散處分居於
賊所往來之地逐日被搶拱手坐視而莫為之所誠亦不知其
何心也南方之事蕩無形狀言之氣塞念之心寒今此晉州東
面搶掠之賊雖不知真倭假倭而伏兵將三名至於被擄則常
時村野不知姓名之民其被荼毒於賊手而朝廷未及聞知
者何限且賊兵之從水從陸皆不明言而水守等被擄曲折亦
不詳載既云伏兵將則何故不發一矢不為瞭察而晏然就縛
乎晉州判官朴思齊為先令巡察使捉致軍門決杖示罰而賊
兵方在金海熊川及巨濟等處海邊咸安鎮海固城泗川皆為
沿海相望之地以為屯耕如使沿海一帶為棄而不守之地則
如此可也不然則我勢日縮而賊勢日進雖江內其可保乎且
民各安於所居不欲遷徙強而驅之或不無散入賊中之慮其
於保境安民未見其為長策何不於此時巡視沿邊可以拱制

之虞及民居疎密土地便否而為之經紀曉諭人民以避害之
道或十里數十里為一屯擇其通望據險之虞隨人力之衆寡
作為土城木柵賊若少至則各以其力禦之賊來稍多則數屯
合一處而禦之且與舟師呀在形勢不遠如此措置使民心樂
趨糧穀稍備期以數年然後南邊之事庶可為也不然則計不
先定而民之散處無歸者若浮萍之泛泛於江湖而無根著之
可固雖欲責為戰守誰與戰守今日之勢是也如此事意移文
于都元帥其巡察使兵使使之從長料理施行 上從之○乙
丑接待都監 啓曰正使管下有徐相公中輔士稱治登者頗能
文詞今日徐相公以正使之意言于南好正曰老爺與我頃日
周觀 王宮舊基形勢極佳主山白岳尤奇未見凶處而有此
兵禍未解其由必有山水之不吉處隱在於人所未見之處老
爺令我為 國王相度形勢徐 國王欲令相之則我當往相
之觀山必須陵越險阻緣城度壘又必遠觀於二十餘里之地
然後乃得吉凶而亦不可不兼觀水勢觀水之法宜並尋細泉

而遇江則乘舟上下水中。有島則捨舟登島。延佇而望。然後亦知吉凶。若果往。相則裹飯具馬。偕在此。尚書一負。及地利人貧。伶俚譯官各一負而去。可也。不可多帶。人人多則有妨。且必於陰日觀之。晴則不可。雨亦不可。周行觀覽。當銷五六日。窮其遠近形勢。乃得盡其技矣。此意說與陪臣且言。徐國先王陵寢不可依。中朝天壽山制度。占一山用之。耶分占各山。非萬世可繼之道云云矣。○上接見劉叅將藩于時。御所別殿。上曰。為小邦事。冒熱往來。多謝。叅將曰。受皇命往來。自有職分。何勞之有。上曰。小邦蕩敗。一路凡事。慮有怠慢。不勝惶恐。叅將曰。地方別無怠慢之事。上曰。當初大人南下之日。寡人適有疾。不得相會。昨因下雨。又不果拜。寡人恨焉。叅將曰。俺當初來京時。多蒙厚賜。謝拜無盡。昨日該官又設宴。而致款禮。意無缺如此。高情當一一歸告于軍門。上曰。不敢當。叅將曰。今日雖不賜見。厚待之意。猶當歸告。况特蒙接見。益見國王高情。不可不歸告於軍門。上請茶。遂行茶禮。右丞旨鄭

淑夏以禮單進 上曰姑徐之 上顧謂都承旨趙仁得曰無

可接話之語賊情問之如何仁得對曰 上教允當 上問于

叅將曰大人往近賊營而來賊情如何叅將曰未知的真俺寫

字的華語書往探賊營則倭賊潛自入歸者已多陣中盡收行

李行長不久當到到則即當撤歸清正亦整齊行李云云矣

上遂呈禮單曰薄物只表情而已叅將曰俺南下時既蒙 厚

待今又禮物太多未安未安遂受之 上曰天方極熱未得從

容奉話酒禮亦不得行惶恐惶恐叅將曰非持於俺為熱 國

王亦冒暑勞動未安各自安靜豈不好乎叅將告辭遂起 上

亦起叅將前致詞曰俺欲行謝禮而暑日恐致勞動不敢 上

曰 皇恩罔極罔極小邦蕩敗事與心違寡人常懷惶恐叅將

曰都城殘破已甚於予心亦不忍見矣○傳于平安監司尹承

吉曰凡事一遵前監司所為更加盡心體行○忠清道觀察使

尹承勳書狀大槩據報息縣監牒報五聖八賢位版壬辰變初

奉安瓮內埋置于三年山書院後今則時勢稍異書院內金淨

成運祠堂齋室完全位版移安何如禮曹回 啓依狀 啓遣

祝設祭而移安○丙寅接待都監 啓曰即刻正使差官李恕

自蘇川來問彼中消息則十九日有行長所送通事稱號浙江

人五名來言行長到關白慶請暇祭祖五月二十六日起身上

船中路遇逆風且因關白之指回其國本月初四日始為發船

十二日到郎古耶十六日到一歧島若風順則二十三、四日當

到熊川風若不順更悞幾日總而言之不出月晦回到云矣問

撤兵消息則曰大小諸屯皆收行李苦待行長之至至則撤回

云問船隻來泊之事則自十六日以後船隻陸續來泊幾三四

百隻而日後來者亦連絡不絕云矣○訓鍊都監 啓曰林夢

別為除職事 傳教矣我 國欲以海土煑取燭燭者久矣未

知煑煉之法不得煑取而今者林夢能傳此法所當另加賞典

使之激勸而林夢本是保人以規例言之則禁軍除授宜當

答曰東班六品實職除授夫官爵國家所以待賢之具也今林夢

設使林夢有煑土之微勞豈無可施之賞而必以朝端者舉

之具輕而界之爵賞之濫極矣嗚呼夷邪當時充列朝端者舉

皆所鍊之賤朝家用人若是其察則雖使伏龍鳳雛生子其
特亦且羞與等伍而莫為之用矣賞一人而阻千萬人之心激
呼亦左矣○以李廷馨為弘文館副提學鄭述為掌隸院判決

事金權為弘文館修撰趙庭芝為世子侍講院弼善柳熙緒

為世子侍講院文學藝樹察訪康復誠為長水縣監司圍署別

提羅德峻為兼恩縣監前別坐崔雲遇為橫城縣監尚衣院別

坐韓百謙為戶曹佐郎自康復誠皆被抄於才○丁卯司諫院

啓曰承文院著作玄德升曾以東宮記事官侍衛於洪

州時乃於講院直所潛宿娼妓其處身無狀極矣請命罷職

答曰依啓○備忘記曰去二月朔賞格今始入啓其亦已晚

又前則上上等賞依此為之又木一疋加給矣此則上上等賞

與上中等同似為未穩言于訓鍊都監訓鍊都監回啓曰二

三月間因都監多事輪發哨官以備使用故其出外而未及入

來者未得一時聚試今而書啓臣等亦知其稽晚伏承上

教極為惶恐至於賞格磨鍊之規則紀効新書九中起等八中

上上七中上中六中上下五中中上四中中中三中中下二

中下上一中下中無分下下勿論中貫中邊上下以上論賞中
上中中免究中下以下差次論罰是其條式也今此砲手等中
貫多者畫數優而居上中邊多者中數雖多於中貫之人而畫
數反居其下故七畫以上混以除職免賤磨鍊而上上等木一
疋加給矣殺手各兵以為砲手論賞元勝於殺手而陞叙之人
加給木綿多有歎然怨歎之心故自上年冬間姑減木疋而一
槓磨鍊矣伏承 上教果為未穩論賞之規當遵用新書規式
勿分貫邊只以多中為上超等加一等論賞上上除職上中木
二疋上下木一疋題給殺手亦當一例論賞而考試之際精察
其舞對生熟各勢正設少有違於比校篇所論者勿以入格看
斯合較藝之式三月以前依前磨鍊施行四月以後則依此磨
鍊水為恒式賞典已定規例而論罰一事又當並舉下上以下
略做新書棍打殺哨之例降等罰其哨官及把總何如 荅曰
依啟啓辭亦當但鳥銃乃新習之技而其技冠絕五兵真天下
之神器也近因勸獎漸入於妙慶而人之常習衆多則未也賞

之不可不重今若勿分貫邊則其所謂上上乃九發而八中者也此豈人人之所能乎上上然後除職則除職免賤者有幾人哉然則人之興起之心其爾然乎予意以為未穩更議以啓○

接待都監

啓曰領小西飛

天朝通事朱元持來

金嘉猷呀

送稟帖正使開見別無分付之言只書榜文揭示于大門外壁

上故其榜文謄書以入似是前後之報撮略書出而亦未能的

知矣

榜文內大槩行長與玄蘇書曰行長十七日到伏見新城稟上關白關白大喜云何業如之關白再二稱道行長之

大功退兵燒房等事可任天使老爺分付云云且關白甚要

天使老爺快過海行長營裏狹小因茲迎候地方定於釜山

關白再三云如安三年之辛若如安可安心云云如安即小西

飛也關白歡喜之心不能盡述以此書面之說詰稟上于天

使老爺可催○行長前差使官書曰前日到國先行長五日開

起行云云○白大喜再三稱行長如安之功勞今我羨如安

者見天朝北京云且寺澤志摩○玄蘇與小西飛書曰行長

守再差來要接迎天使老爺云○來書即付足下過看即稟

上退兵燒房自然豈違天朝之命云○上教政院曰觀絲侍郎

牌文則胡游擊以我國鍊兵防守事出來所關非輕又不無周

旋學習之事接待伴官以智略才士有將來之人更為差遣令訓

鍊都監薦舉且慶暹以教師接待伴官在喪而其代趁不差下亦

為未穩其代斯速差下教師十分檢舉敬待並言于訓練都監
○接待都監 啓曰中軍送選鋒唐盤劉玉買西瓜甜瓜于箭
串屯田近處買瓜之際屯田官韓德男率其軍人追逐縛縛亂
打至咬耳後唐盤等來告中軍正使聞之使副使驗傷臣等亦
見之則明有傷痕所見駭愕正使分付曰我之隨行人生事則
我自盡法而處今佉國人打我隨行佉國亦可盡法而處臣等
對曰今有此事不勝惶恐當 啓知 國王盡法而處正使又
分付曰罪不至死不以死罪處之仍招南好正責之曰今我此
行為誰而來莫非 中國貴佉國二百年至誠事大之功耳凡
鴨綠以西之人皆 天朝人無論官爵之有無大小禮應恭敬
買瓜之人雖生事自當告我處置而已何至結縛亂打若是其
頑惡也佉國恭順至誠之意盡墮於今日此舉云云正使又令
荅應官張萬祿分付曰我恐 國王不信可帶唐盤等二名解
送 國王驗其傷處將唐盤等闖失小帽等物分徵于動手人處
臣等以闖失物件當依數徵還至於解送驗傷則陪臣及大小

下人無不目覩 國王豈有不信之理不須更驗之意再三力
陳始許之即將犯人韓德男軍人二名俱枷扭足鎖看證人一
名著枷並囚此人等所犯極重速令該官依律重處何如 上
曰此事極為駭愕令禁府嚴加刑訊窮問當有處置事矣此則
推鞫後為之○政院 啓曰接待都監郎廳以堂上言門隙來
言曰正使聞中軍下人被打之事大怒似當遣官慰解云故敢
啓 傳曰知道雖則然矣如此夜深何明日政院相議遣承
旨措辭慰解○海平府院君尹根壽馳 啓曰沈遊擊發兵部
公文二角授之通事其公文自倭營今朝來到其一兵部因
冊使經詣 朝鮮國都侯沈惟敬等回報的確據實奏 聞定
奪事題本而令遵照劄內事理轉 啓事其一兵部乞 明旨
勅令 冊使兼程進發楊方亨前駐居昌李宗誠與小西飛前
駐南原以示東封大信待沈惟敬等的報一到 冊使一面前
進朝鮮一面馳 奏本部覆奉 俞旨而 冊使往封事也此
等文書想先到 冊使處次到遊擊處而今始出送以此公文

見之則冊使雖到中路見沈惟敬等的報而前進似是更待

我國馳奏兵部覆奉俞音然後往封矣○夜二更流星

出天市西垣下入西方天際狀如鉢尾長五六尺許色赤五更

四方沉霧○戊辰左邊捕盜大將趙倣啓曰迎曙擺撥兒殺

害之賊久遁天誅常懷痛憤今者適捕賊人名春石者盤問

之際端緒現出追捕其黨吳金等三人一處憑問則殺害節次

箇箇承服其時兇巖天兵處見奪正鐵鳥銃藏在訓練都監

而亦出於其招似有證據矣其同倘崔先福等六名方在延安

地云部將軍官已為發送使之捕捉而第念各官頑慢慮有脫

漏之弊令備邊司秘密移文督捕罪惡莫大之賊不可尋常推

鞫亦令刑曹備細窮推以正其罪何如上從之○義禁府判

事金命元知事金瓚尹自新同知事李輅啓曰常時推鞫罪人元情取招不為承服

則必請刑推翌日刑推例也韓德男等所犯甚重天使亦為

盛怒自朝頻問推鞫早晚遣家丁聞見有不可拘常規處之而

適值明日國忌勢自遲延恐或天使益怒其緩治今日雖

齊戒似當即為刑推

解

天使之疑怒敢

啓

傳曰刑推

○已巳○庚午訓練都監

啓曰砲殺各哨之軍合十二哨而

哨軍或不滿其數其中南下餘軍則只有數十餘人都監知其不可別為一哨而欲令因基恢廓漸為募入故雖未充一旗三隊之額而置旗扃隊摠許本哨官多般聞見以廣募入之路矣今陳良瓚以為束伍之法必整齊無脫闕然後可以備其貌樣責令合二哨為一哨使充定額前後帖諭意甚勤懇教師之言固不得不從依其言施行何如上從之○上教曰兒童砲殺手隊良賤姓名年歲並書啓訓練都監 啓曰五部兒童五十餘名試才入格十九人而未入格之中亦多可抄之兒故更為聚會試才則可合學鈞者十六人通計前後所抄則三十五人與李榮白哨兒童之數相敵以此作為一旗別出哨官學倭鈞於呂汝文宜當新隊兒童其於編伍彌令之間必未解規制李榮白哨數外學鈞已熟四名移屬新隊而所抄三十五人中更加精擇減去四名以作一隊亦為宜當兒童被抄者役慶年歲

並為書 啓 上曰五十餘名云此單子外人並書其名別為

一單一時來呈○侍講院以師柳成龍傳金應南意 啓曰

國家之事莫大於輔養 儲官輔養之責專在於宮僚所當極

一時之選以充其任而又必不雜以他務使之專心致志於經

傳之業以備講讀可也近日 朝廷多事差任之際常患乏人

故多以宮僚更兼職事於他局奔走彼此講勸重事反不得專

一其失本末輕重之序甚矣輔德崔瓘兼安集廳郎廳文學柳

熙緒兼接待都監郎廳請崔瓘柳熙緒郎廳改差 上從之○

司諫院 啓曰戶曹佐郎權盼稍有勤幹之稱或合守今之選

而當初圈點之際既涉於嫌及其注擬之時亦有可避之嫌宰

相尹先覺之督而 吏曹佐郎尹敬立之 妹夫也臺諫直截 之風或有尚之者 而甄拔最先於人物情

皆以為未便請 命適差 上從之○訓鍊都監 啓曰漢江

別營建置之事若只委兵曹而都監不為照管則事體不重踰

令有妨都監專意察理而兵曹武備司郎廳一負訓練都監郎

廳稱踰措置應入器具往來程督使得趁成大役如何 啓曰

依啓設營處未知是何處必須審其形勢據其控扼左右策應
而有首尾之救歛兵退守而有難撼之勢斯可謂之營矣切宜
致慮○上教政院曰海州鍊兵事前者傳教非一而少無其效
使人誡殺手數人則其才甚劣與關西京中之人不可同年而
語云且其處入番軍士皆爭相代立惟以此為事言之憾慨寒
心其處別無所為之事若聚人操鍊則日月已久必有吁益而
今如此操鍊事或別作事目或敦諭監司使之策勵施行議處
事言于備邊司○上教政院曰辛李淑儀散料限三年題給○
司憲府 啓曰報息縣監羅德峻處心行事未免浮雜多踵門
干謁之恥有立庭爭訟之累而至叅破格擢用之列物情莫不
駭異請 命遞改鎮安縣監鄭湜居官泛濫專事貪黷田稅以
時起之數捧糶者已有 朝廷之令而不問陳起盡數督徵取
其所剩公然入己且軍糧蒸米亂前已為分給而托稱散失瞞
報監司私自捧納皆輸運于其家聞見莫不痛憤請 命罷職
上從之○以閔濬為安邊府使金蓋國為藝文館奉教洪慶臣

成以文為藝文館檢閱○夜五更流星出室星下入巽方天際
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白○辛未接待都監 啓曰即朝金
嘉猷等祝允升吳文軒各具稟帖凡三道來二十四日寅時發
送者也方欲聞見之際正使呼南好正諭曰行長二十三日自
對馬島發船故行長所屬舉營出接于海中遇風回來非行長
不來乃迎接人等阻風不得往也二十四日則准到無疑行長
來則吳文軒親自馳來云文軒不出今明當至此意說與陪臣
知之云故敢 啓 上曰彼此翹首東望苦待長賊如待 王
人無復人理予素有心病不堪聞如此之言後勿入啓

(B)
732.55
4724
[v.14]
no.38
0194316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六年四月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4]
no.38